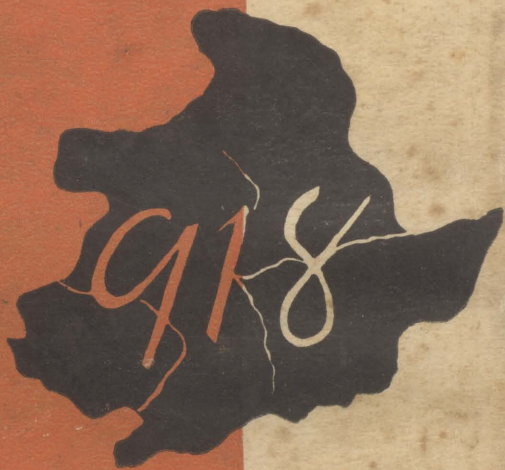


東北作家近作集



光明半月刊社編

錄附號七卷一明光

集作近家作北東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0 1074B

售經店書活生海上

月九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

---

# 集作近家作北東

每冊實價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五分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經售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編行者

光明半月刊社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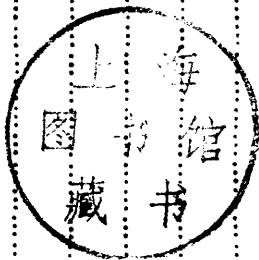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九日初版

---

---

目次

第七個坑	羅烽	一
土龍山	宇飛	三
江村之夜	穆木天	四
淪陷前後	白朗女士	六
東路線上	陳凝秋	九
戰地	舒羣	一三
參事官下鄉	李輝英	一四
九月的瀋陽	黑丁	一五



着，然而，這安靜，充滿了可怕の意味，這安靜，是牠悲慘的生命最後的閉幕呵！

手中的受創的肥鳥，閉起眼睛，壓制着戰慄，忍受牠的創痛。牠是異乎尋常的安靜

大的騷亂，已經由突起的頂點突落下來了。古老囂擾的瀋陽城，彷彿是獵人

九月十八日的後兩天。  
是九月二十日了。



## 第七個坑

羅 烽

秋空，在飄着暗澹的雲片，西北風像一匹駿馬，帶着它向東南馳去。它，不能在這可怕的，悲慘的古城停留一刻了，它要逃避到祖國的懷抱裏去。

炮火，流彈，刺刀，並沒有傷害着太陽的面貌。今天，它依然無恙的露出完整的輪廓，窺視着這劫後的大城，每個角落，每個罅隙，都有它的手，幾乎，每個角落，每個罅隙，都有沒有完全凝乾的血跡，把它的手染得通紅。

在郊外，在僻靜的場所，烏鴉，老鼠，和螞蟻，紛紛地活躍起來。牠們簡直是瘋狂了一樣，大胆地，爭奪着從人體的腹部流出來的腸子，爭奪着從頭部迸裂出來的腦漿。在每處灰白色的肢解的地方，都擁擠着蟻羣。烏鴉跟老鼠各不相讓地爭扯着一條小腸，竟至彼此哇哇啾啾的吵罵個不休。這些蠢貨，好像讓盛筵把眼睛弄迷亂了，只消抬一抬頭，就可以看見前面不遠正擺着完完整整的一桌，那種有誘

力的氣味，引逗着貪饑的新食客一飽口福呢。

然而，這盛筵雖然到處擺着，對於飢餓的皮鞋匠耿大不但不能充飢，反而，使他駭怕，使他惡心，一路上，等於閉着眼睛向前摸索。他時時作嘔，從已經消化什麼也沒有了的胃腸裏，反到嘴裏來的僅僅是一滴酸水，那酸水還不及從耿大眼睛裏流出來的東西多。

他已經跑了三個親戚的住所，那三個住所不是下了鎖，就是關牢了門，任他拼命敲打，也沒有一點回響。因此，他就不得不失望地走開。現在，他穿過小西邊門的大街，打算到一條小胡同裏找他的舅舅，再做一次最後的討借，如果，這次仍然失望，他決定什麼地方也不去了，回家去，叫老婆孩子一齊把腰帶勒緊，喝幾瓢涼水，躺下去，維持呼吸，能到什麼時候就算什麼時候。

四肢疲癱，駭怕惡心，單這一些，絕不是使飢餓的皮鞋匠耿大停止討借最大的阻力。他實在是怕：突然飛來一粒子彈穿漏了腦袋，突然衝過一把刺刀戮破了肚皮，那樣，一個人就完全相同一隻「鳥爲食亡」的小鳥了！他不願意把自己的命，視如一隻小鳥那般輕；並且，他覺得餓死的時候，無論如何沒有槍打死，刺刀戮死那末可怕。

皮鞋匠耿大從大街再一拐彎就進一條小胡同裏去。當他走不到二三十步，再想抽身向回轉，那時已經來不及了。

像那樣的兵，往常他在南滿車站看見過很多很多的了。當時，並不像現在這樣醜惡。現在就像陡然墮到地獄裏碰到一個小鬼，他的靈魂被嚇跑了，彷彿是個很難看很舊的石膏像立在那裏。



刺刀帶着逼人的寒光，從眼前晃過去，他幾乎喊叫出來。隨後，他就十分嚴緊地闔攏上兩眼，握緊了拳，扣住牙齒，等待着死刑的處決。

「這邊的來！」

皮鞋匠耿大的身子，好像被這震吼從懸崖上打落深谷裏去。緊接着震吼又响了：

「豬呵！……你不死！」

「不死」兩個字，皮鞋匠耿大聽得非常清楚，他稍微鎮靜一下想了想：「不死爲什麼不死呢？」他真沒有多餘的工夫去猜解這個緣由，於是，他打了一個很大的冷戰，才睜開了眼睛。

前面有一堵青色的磚牆。牆面上，被彈傷和血痕塗滿，這裏，就彷彿在不久以

前就發生過一次很劇烈的巷戰似的。牆角下一束無花的蒲公英，已經是體無完膚地倒在地上。牆的半腰，貼着一張一尺見方的白紙，上面用墨筆直寫着是中國字，而不是中國體的四個歪扭不正的大字：

不准逗留

皮鞋匠耿大認識這四個字，並且也理解這四個字的意思，於是，他連忙轉過身來，馬上遵命走開。不料又是一聲震吼，同時嚇的一聲，刺刀劃開他身後的衣角。

「操你的奶奶……你的站住得吶！」

皮鞋匠耿大，第二番回過身來的時候，那個兵早就把槍夾在左臂裏，右手從地上拾起一把鋒利的軍用鋏，這一次，他才注意到，在牆角下，挖好了一個二尺口徑，三尺來深的坑。他看着這個坑，竟變成了一個痲子，忽然淌下眼淚，痛惜着自己

的生命如此的結局。

突然，他好像一個慷慨赴義的烈士，踱到坑邊。現在他看見那個兵手裏的鐵鍬，比閃着白光的刺刀還殘忍。至於那個兵的臉兒呢，他簡直不敢正視一眼。他想像，比鐵鍬，比刺刀更要殘忍幾倍吧！

他的身子，在坑邊迴旋起來。炮聲在他的周圍轟動了——這是他前夜的回響。現在，他盼望突來一個炮彈，落在他的身邊，將自己，將那個兵，將一切殘忍的東西，一道炸燬，但這終於是皮鞋匠耿大的幻想。

「來，埋吧！」皮鞋匠耿大向那個兵懇求了。

「哈哈，哈哈，」那個兵愜意地尖笑着。「喂，你的，埋的靡有。」他馬上又收斂了笑容，肥潤的臉兒鼓篷起來。右手的鐵鍬向坑的左近的地上一插，說：「你呀……」

這邊再一個！」

皮鞋匠耿大很瞭解那個兵的意思，於是，他不躊躇，也不胆怯，從那個兵的手裏把鐵鍬接過來，他運着力氣開始向下挖，這鋒利的軍用鍬很使他得心應手，他暗暗地讚美着：「多末鋒利的小鍬呵！」同時，他又暗暗地猜測着：「不是幹那個用嗎？……是壕？……呢，我的天爺，我情願這樣，一直挖到天黑。」

這個坑，很快就挖成功了，深度和口徑好像皮鞋匠耿大事先測量過似的，簡直和前一個完全相做。坑的周圍，鍬印整齊地排列下去，而且異常光滑。他如此熟練的手法，使那一個好懷疑的兵，誤會了皮鞋匠耿大是他的同行。

走過來一個，他是被騷亂隔在外邊的排字工人。他兩天沒有回家，家的現狀完全不知道。他非常懸慮。今天聽說街上可以通行，於是，他決定冒冒險。他爲了避

免被檢查出一個排字的知識份子，在朋友那裏借來一件藍布長袍，套在塗滿鉛銹和油墨的小褂上。然而，他並不完全安心，他好像一隻善疑的，自擾的麋鹿一樣，每一舉足，都有冒險的預感。因此，貼在牆上的警告，他早就瞥見了，於是他連忙低下頭，目不斜視地溜過去，心臟猛然的悸動，使他的眼睛一陣一陣發黑。

那一個兵的眼睛，漸漸在粗黑的眉毛下擴大，彷彿餓狼一樣的，起了紅線的猙獰的日光已經擒住排字工人的背影。突然他嘩啦一下扳開了槍機，同時大吼一聲，這聲音如同獨霸深山目空一切的猛虎的咆哮：

「站下！」

皮鞋匠耿大不瞭解那個兵的用意，是的，「既不准逗留，」又強迫「站下，」神仙也難想得通的！但，當那個兵用刺刀逼住排字工人，大頭衝下插進第一個坑

裏的時候，皮鞋匠耿大便什麼都明白了。鐵鍬在他手裏打起抖來。

「我的家在那邊哪！」排字工人絕望的爭辯着。

可是，他窒息的呼聲，一點兒也沒有引起那個兵的注意。他用腳側掃着堆在坑邊的新土，掃到坑裏去，一面指揮着皮鞋匠耿大：

「埋，埋吧！」

輕巧的軍用鍬，現在在皮鞋匠耿大手裏變成非常笨重。他向坑裏推一鍬土，全身一陣冷，然而又冒一陣汗。起先排字工人從嘴裏掙扎出來的呼聲，以及以後祇有兩條腿遲緩的彈動，他全沒有關心似的。

他機械地動轉着兩臂。發一陣冷，冒一陣汗。這樣，那第一個坑填平了。排字工人的兩條腿，分成八字形，直挺挺地朝着天。再也不彈動了。他的藍布長袍的襟角，

反拖到坑口的周圍。於是，從地上和腰袋間，有很窄的一條皮膚露出來，那一條皮膚，由慘白漸漸變成褐紫色。

那個兵一邊用他掛釘的皮鞋，頓踩着填在坑裏的新土。一邊命令着皮鞋匠耿大：

「你呀……那邊再一個！」

皮鞋匠耿大，就在那邊挖完了第三個。

「你呀……那邊再一個！」

皮鞋匠耿大抱怨的想：「兩天沒有正經吃一頓飯了……挖完一個，又一個……一直挖到大街上去嗎？……天哪，讓那鬼放開我！」

這樣，他遲緩而且拙劣地挖完了第四個。

同時，他默默地禱告着：

「中國人一個也別來啦，這裏是一條死路！」

可是，儘管他禱告着，一千遍，一萬遍禱告着，一條路，終是要有人走的。現在就有人走過來了；一對年青的夫婦，女人抱着一個不滿週歲的男孩子。

皮鞋匠耿大像剛纔作了一場惡夢。往常，他幻想過地獄裏的閻王和小鬼，然而，他認為閻王和小鬼不會像那個兵那樣兇殘。他懷疑着：「這是人和人的待遇嗎？」誰能那樣兇殘：活生生的一對呼救連天的夫婦，活生生地倒埋在兩個坑裏？誰能那樣兇殘：埋了之後，又用刺刀劃開那女人的下體？誰能那樣兇殘：一脚把個不滿週歲的孩子踢個腦漿迸裂？誰能那樣兇殘……

「同胞啊……你，你救一救這孩子吧！」



在皮鞋匠耿大的耳朵裏，留着那男人臨死前的呼聲。他看一眼靜默默地蜷曲在牆角下的孩尸，他的全身突然痙攣成一團，他的白眼球全部凸出，可是已經沒有活人樣的眼神了。

不知不覺地，鐵鍬從他手裏滑落到地上。

他的惡夢，被驚醒了。慌亂地把鐵鍬拾起來。

他已經不像起初那樣怕死了，他覺得落在魔鬼手裏的人，死，原來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現在，自己雖然沒有死，命，却牢實地縛在魔鬼的手心裏。在那裏找出一線生機，那簡直是分外的僥倖！他不太惋惜自己的死，他看見三個大人和一個小孩的死，比惋惜自己的死還大。尤其是那不滿週歲的男孩子。

「同胞呵……你，你救一救這孩子吧！」

這呼聲，永久留在皮鞋匠耿大的耳朵裏，並且像一把錐子錐着他的心，他的心，疚痛着……他的眼窩裏湧浮着絞着心血的淚水。

他在那夫婦之間挖了一個小坑，走到牆角下，兩手托起頭腦糊模的孩尸，輕輕放進小坑裏去，兩顆眼淚滴落在孩子的胸脯上，他默語着：

「可憐的孩子……到地獄裏找你爹媽去吧！」

皮鞋匠耿大很自慰地拾起鋤來，忽然他的眼睛發一陣黑，幾乎要暈倒下去。然而，他耳邊的呼聲停止了，彷彿那一對年青的夫婦，在他面前銘感地苦笑。他的手不忍葬埋那可憐的孩子，鋤很澀滯地向小坑裏推着土。

「你的，什麼的幹活計哈！」

那個兵沒有再說什麼，他把那可憐的孩尸，捉起兩條腿從坑裏提起來，然後，

和埋大人一樣，倒豎着，用腳側掃進坑外的新土，孩子的小腿倒豎在爹媽的大腿當間，距離十分適中。

那情景，引起那個兵大大的發笑。

「哈哈，哈哈……你的，那邊的，再一個呀。」

於是，皮鞋匠耿大更遲緩，而且更拙劣地挖完了第六個坑。

日色朦朧下來，黯淡和死寂籠罩了這座古城。零星的槍聲，大批的犬吠，開始復活了。

「那邊的，再一個！」

皮鞋匠耿大的鐵鍬，落在另一塊地面時，彷彿碰到岩石上。右腳用力踩着鍬的上端，因為全身失了重心，幾乎向右傾跌過去。

「豬呵！豬呵！……」

他繼續跟那塊岩石拚命，每一鍬，每一寸，都耗盡他最後的一點力氣，他的胸口，好像有一個熊熊的火把烘烤。除此而外，他失去其他的感覺。第七個坑，一寸，一寸的加深起來。

夜，漸漸地昏暗下去……

「太君！（註）太君！……饒命呵！」

「巴個牙路！跪下！」

「太君哪！我是好人；我是看我外甥去呀！」

皮鞋匠耿大被這最後一聲喚醒了。那蒼啞的喉音，分明是他的舅舅。於是他停下工作，伸直了腰，用他失神的眼睛通過濃厚的黃昏。

「舅舅，舅舅啊！」皮鞋匠耿大失聲地叫起來。

「呃！你爲什麼也在這……外甥，你快逃吧！」

「舅舅，你快逃吧！」

一股血如同一枝冷箭，從舅舅的胸膛噴射出來，隨着一聲痛吼就向後頹倒了。

「埋，埋吧！」

刺刀從皮鞋匠耿大的眼前晃了一下。那個兵的兩排雪白的牙齒，發着令人不寒而慄的光條。

在這種猶惡的逼迫之下，皮鞋匠耿大忍泣吞聲地活埋了自己的舅舅。他把坑旁的土，輕鬆地推到坑裏邊去，他是懷着一種萬一的希望的。

很快地又走過來一個。第六個坑無疑是屬於他的了。這一個人的馴服，令皮鞋匠耿大駭怕，他既不呼救，也不哀求，而且更不哭或嚎。他沒有看得真切這個怪人的面容，但，當他握住那個人的腳脖向坑裏推移時，他迷惑地自語着：

「天哪！這是人的腳脖嗎？……完全是兩根麻稽呀！」

「痛快一點啊，」那個人好像開玩笑似的嚷着，「你們埋吧，鬼東西……這倒是我歡迎的——痛快一點兒死，若不然，我的命，遲早也要喪在你們的嗎啡毒上哩！」

第六個坑，比埋一條死狗還省勁。皮鞋匠耿大感激那個人——那一個嗎啡鬼。

等了好久，「再一個」的命令沒有再來。他想，該到他解放的時候了。同時，他

期待着，再來一個像嗎啡鬼那類的人，結束了第七個坑。

可是，等了好久，也不見個人影兒。他更切盼地期待着……

「噉喂！你的……」

刺刀從地面前晃過去，於是，他不敢怠慢地抖擻一下精神，準備去挖第八個坑了。

「豬！你的這邊來，坑裏邊去！」

這話，好像一個不及掩耳的霹靂。皮鞋匠耿大發了一會兒怔，他就運足他全身所有的力量，掄起那鋒利輕快的軍用鋤，突然向那個兵的頭部劈下去。

鎗人，同時跌落在地上。

於是，第七個坑被那個兵佔有了！

他從第五個坑裏，拉着腿，扯出他舅舅的上半身，平放在坑邊，他摸索着臉，他摸索着胸口，最後他又抱起肩膀來上下搖了搖：

「舅舅……舅舅……」

「……」

「完了，全都完了！」皮鞋匠耿大癩狂地自語着。之後他回到第七個坑的旁邊，切着牙齒用刺刀向那個兵的腹部亂戳了十幾下。於是抗起鎗來走了。

然而，他沒有決定到什麼地方去。

黑暗，死寂，完全攏罩了這座古城。槍聲，犬吠，逐漸加厚起來了。

（註）即×語「大人」之諧音。





土龍山（在吉林省佳木斯）

宇飛

時間 一九三四年的深秋。

地點 中華民國東北邊疆的一個角落。

人物 謝隊長

六十歲上下

會充民團隊長

母

八十餘歲

妻

五十餘歲

長子長興

三十餘歲

次子長發

二十餘歲

長子媳

二十五歲

孫女鈴子

六歲

嬰孩

三個月

鄰人甲劉桂子

三十歲外

鄰人乙

二十四歲

## 佈景

連綿起伏的山，長滿了柞樹。秋陽下，一片塗紅抹紫，顯示着金風的殺氣。

山前有草房數楹，秫稻的籬笆，破爛的門戶，寂然地告訴了我們，這是九一八後，一般東北的農家都已破產，而又不得不在鬼混着的情形。

房內有破棹一長短的椅檯四五張。犁，鋤，鏟，斧，鋸等等農具。

正面左邊有門，門外可望見連綿的山色。靠門的左邊有窗，窗外數株柞樹（楓樹一樣）被風吹着，紅葉不住的搖動。

窗與門中間的牆上，貼了一張紅紙黑字的大幅字。左邊有牆，牆上貼了一張木版着色的平民畫，和一條紅紙的春聯。

在牆的中間有隔扇門可通裏屋。

裏屋有土炕在正面橫陳着，有一個襁褓的嬰孩在炕上睡着。旁邊堆積着一些破衣服和破被。位病了的老太太躺在嬰孩旁邊。左牆上掛了一些個做飯用具。地上有茅柴在鍋台前的牆角堆着。零亂不堪，使人一見，便知貧窮到了極點。

開幕

母——（患病，在裏屋的炕上坐着。孫媳站在炕沿前邊，手中端着盃，正在服侍老太太吃藥。老太太用很

笨重的手，顫抖着接過盃來，抬頭向地上望了一望，神氣沮喪到了極點，她用冗長的怨聲哼着）

哎！你父親——還沒有回來呵？哎——

長媳——（面斜向着老太太，精神頹喪）沒有呵——也許就回來？

母——（微微點一點頭，把盃遞給孫媳，又顫抖着臥倒）

長媳——（將老太太的被給掩了四圍，輕輕的轉過來奔向外屋。）

妻——（坐在棹角，正忙着檢點菜蔬）媳婦！老太太見好不見好？

長媳——我看今天是見重？眼睛都散了光呢！

妻——（忙着走向裏屋，在炕前看了一看，又回到外屋棹邊坐下。）這個年頭兒，本來就沒有

飯吃，老太太若是一口氣喘不上來，叫你爸爸該怎樣的傷心啊！他又該喊

着不過了。

長媳——那有甚麼法子，反正處在這樣的年頭裏，自己想活也不能。昨夜你兒子回來說，二村潘大姑的兒子，不是因為不交地照，叫鬼子們給殺了麼？他怕我爸爸知道了傷心，也沒敢說。

妻——（驚惶狀，手中拿着菜立起來）怎麼？潘二禿子也死了麼？

長媳——死了。

妻——潘大姑就是這個獨生子（坐下）剛剛的給他娶過老婆來，就碰見這個東洋鬼子造反的年頭。咳！她以後可怎麼過呢？

長媳——哼！（慢慢的坐在棹旁）還講怎麼過呢！地照已經給東洋鬼子收去了，現在正攆着她們搬家呢！東西也不給，就讓她們帶着隨身穿的衣服和鋪蓋，吃飯

和種地的東西，一律都不許拿。

妻——我不信，那有這末惡的？那還……：

孫女——（抱着一隻小鷄，喘吁吁的跑進來）奶奶！媽媽！你們還說話呢！前村放了不少的

槍；我爸爸他們也不割莊稼了，爺爺打發二叔看去了。（向其母）媽！你快把這隻小鷄給我藏起來，別叫小鬼子們給搶去吃了。

長媳——（忙着接過來，在孩子的前額用指點一下）傻孩子！鷄要什麼緊！我們的命快要沒了，你不要再跑出去了，在屋裏藏着吧，等一會兒看你二叔回來說甚麼？

（她轉身走向裏屋，用繩子將鷄腿繫在一塊木柴上，然後到炕前看一看老太太，坐在炕上奶孩子）

妻——（向孫女）鈴子！你爺爺在甚麼地方呢？

孫女——在地頭上立着呢。（她一邊說，一邊上了凳子，兩手扶着棹子）

妻——你爸爸呢？

孫女——爸爸在地頭上站着，就是我二叔上前村去了，爺爺是叫他打聽有沒有小  
鬼子。他們不叫我在那邊玩，把我攆回來了。

鄰人甲（惶悚着跑進來）大嬸！大叔呢？

妻——什麼事？這樣慌張？

鄰人甲（喘着）什麼事？可了不得了，後村正在收地照呢。不交出來就打死。眼見着  
就收到咱們這村裏來了。我找大叔想個法子，是不是交出去？

妻——（立起來）你大叔還沒有回來，剛才小鈴子回來說，（用手指着）前村放槍，  
你大叔叫你二弟去打聽去了。小鈴子說，你大叔和你大哥都在地頭上站

着呢。

鄰人甲（忙着下）好！我快去找他。（將到門口）

妻——劉柱子你回來。

鄰人甲——（回來）甚麼事？大嬸！

妻——你見着你大叔們，叫他們快回來。

鄰人甲——是！（下場）

妻——鈴子去看看你媽作甚麼呢？

孫女——（走向裏屋，立在炕下）媽！

長媳——鈴子，你困了？上炕睡吧。（鈴子躺在炕上）

長子——（垂頭喪氣的走上）唉！



妻——呵！長興，你爸爸呢？

長子——爸爸和二弟在地頭上同劉柱子商量怎樣打小鬼子呢。

妻——（驚狀）怎麼？我們敢去打嗎？哼！（撇着嘴）我看是他們不要命了？你爸爸

也是老混蛋了，這三四年就沒有人去打他們，我們這不是向着石頭上摔雞蛋麼？你快去勸勸你爸爸他們，別叫他們胡鬧了。要地照咱們就給他們，

（拖長聲）還當我們以前討着吃來在東三省一樣。當初怎麼能活呢？反正有這條命是一樣的活着。中國的大官老爺們都不管，我們老百姓去管他幹甚麼？

長子——（坐在棹旁低着頭，一隻腿放在櫓上，沉思）

妻——那末你沒有聽說你爸爸他們商量怎麼打麼？

長子——（久沉思後，徐徐的）哼！爸爸倒有法子，祇是——

妻——祇是甚麼？

長子——（仰着頭看一看母親，然後低下頭，依然不語）

妻——祇是甚麼呵？

長子——（被逼不過，很痛快的說）祇是爲你們擔心。

長媳——（放下嬰孩，輕輕的走到祖母前看看）

妻——爲我們担得甚麼心？你們願意打就打去，橫豎我們女人不去打。

長子——那末不是白讓敵人給殺了麼？

妻——我想他們不能，地照給他們就行了。還能殺人麼？

長子——殺人？一定殺人。我們去打他們，打贏了他們，自然我們還和以前一樣的過。

打不過他們，他們來了，還不殺你們麼？

妻——那末，怎麼辦？

子——我看你老人和我們一同去打仗？

妻——（扭頭）那可不行，我們老娘們打得甚麼仗？

長媳——（從屋裏走出來）

長子——（向其妻）好孩子，你不要奶了，趕快去燒飯。爸爸回來要吃飯的。

長媳——（不語，看着丈夫）

長子——你聽見沒有？

長媳——聽見，我問你，那一會兒小鈴子說，二叔到前村去看來了洋鬼子沒有？他回

來啦？

長子——回來了。

長媳——怎麼樣？

長子——怎麼樣？哼！地照全都收去。趙大叔和李二伯伯全給打死了。

妻——怎麼真的麼？

長子——你快去燒飯。（催長媳下，向其母）咳！不但趙大叔和李二伯伯死去，還有王嬭

嬭趙小妹她們七八個人，也死了。

妻——她們怎麼能死呢？

長子——媽！你老人家，也許是糊塗了？這些個東西們，見了女人們，（語止，沉思一會兒）

哼！能老實麼？王嬭嬭，趙小妹，她們怎能依從呢？所以就都被鬼子們殺了。

（嘆息着向門外看）

妻——（仰視屋頂，許久以後）咳，這是個甚麼年頭兒，女人們作甚麼缺德的事，死都不得個好死。

長媳——（抱着柴，從門外走進裏屋去）

長子——（目不轉睛的向門外看着。隊長，次子，持着鐮刀上場）

隊長——（沉着臉，一聲不語，把鐮刀掛在牆上，然後面向其妻坐下）老太太的病怎樣了？

妻——不見得怎樣強！<sup>!!</sup>大媳婦那時候喂藥回來說，眼光都散了，恐怕熬不過兩三天？天我也看過了，是很利害。

次子——（面帶愁容，把刀也掛在牆上，走到母親身邊坐下）媽！奶奶不見好麼？

妻——不見好。

隊長——這老太太倘若今天噤了氣，還算是她老修來的福，總比死在槍刀上好。

妻——這是什麼話？好好的一個人，死在什麼槍刀上？

隊長——哼！哼！

次子——媽！你不知道前村死的王嬸嬸，趙小妹，李二伯伯，趙大叔麼？

妻——我怎麼不知道呢，剛才你哥哥對我都說過了。

次子——知道就行了。大概出不了今天就該死在我們的頭上了！（說完低頭不語）

妻——你們說什麼妖話？過好好的日子，信嘴瞎說，沒有個好！（說完賭氣走出門外）

長媳——（從屋裏出來，給公公斟了一盃水，放在棹上，然後退回裏屋去燒飯）

鄰人乙（慌忙走上）——伯伯壞了！前邊有人影，我們很着急。他們都在那裏守着，先讓

我來給你老送個信。

隊長——（向次子）——長發！你快去，把槍都找出來！

次子——是。（走向屋裏去，在牆角落的柴草內找槍）

隊長——（向長子）長興！快去把你母親請回來，我有話向她說，快去！

長子——是。（急忙下）

隊長——（向鄰人乙）你快回去，堵着。不要放槍，大概敵人半點鐘還到不了。我們馬上就到。大家要鎮靜。因為你若一慌張，容易被敵人明白這裏有人，事就不好辦了。快去，對他們說，我們爺三個就到。

鄰人乙——是。那末大叔你可快一點走呵！我們這些小孩子全等着你老人家了。好！我就走！（下場）

長子——（同其母上）爸爸，我媽回來了。

隊長——（立起，在地上踱着。面帶愁容，從外屋踱到裏屋，看看炕上病的母親和兩個睡的孩子，搖頭，頓足，

搓手不住的唏噓。然後走出看着妻：「你回來了？請你坐下，我有話向你說。」

妻——有話說吧！我聽着呢。

長子——（在母親身後立着，看着父親）

次子——（把槍找出來五枝，抱着放在棹子上）爸爸！前天王大叔拿去兩桿大槍，還剩五隻

盒子炮。（說完退立父親身後）

隊長——（向妻）我知道你聽着了，但是怕你聽不明白？

妻——怎麼不明白，我也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有話你就說。（臉向外沉着）

隊長——你忘了沒有？我們在這村住了多少年了？

長媳——（聽着今天公公的話奇突，忙着立在隔扇門邊竊聽）

妻——那我怎麼會忘呢？不是太祖父母那時候，我家來在吉林省佳木斯土龍山



的麼？

隊長——是呵！太祖父母用担子担着祖父，由山東一步一步的走到吉林省。那時候這裏還是一片荒野。由太祖父和祖父們用自己的血汗，一鍬，一鋤的開墾。到今天將有一百二十年了。（說完轉向長次子及媳）你們都聽着，這個話，我不長說了，也許就是今天的一次，或許是最末後的一次，也不一定。（喝一口水）在這一百二十年的時光裏，用太祖父，祖父，父親，和我與你們的血汗，經營這些田地，天爺總算有眼，加福我們這些窮人們，一年一年的豐收，才有土龍山這四百多垧地。又加長年的積蓄，現在我們也成了一家大戶了。這個固然是土龍山的土地肥沃，可是也不能不說是我們用血汗來開拓的。你們想，我們一家的生命全寄托在這裏，若是有人搶了去我們的土地，

我們能不能送給他，看着自己餓死！

衆人——不能。

隊長——對了。我們決不能。可是現在有人來搶了，我們得怎樣辦呢？

妻——決不能讓他搶。

隊長——是呵！你還算明白。

妻——我怎麼不明白呢。

隊長——你明白好了，我告訴你們，前五年的九月十八日，敵人佔了我們的東三省

……

妻——（接嘴）佔了東三省與我們有何相干？我們不是已經過來五年了麼？

隊長——混過了五年？我們不是有四百垧地也要餓死麼？（用吞吞吐吐的口吻說）東

三省東三省我們家的四百垧地不是在東三省麼？搶去了我們的四百垧地麼？

妻——那麼我們怎還種了四五年呢？也沒見着一個豆大的人來管呵。

隊長——這事你怎能知道，他們不怕我們中國的官，他們知道中國的官多不愛百姓，九一八後他們把中國的官都給趕走了。可是他們不敢把土地馬上佔去是怕百姓們。

妻——爲什麼？

隊長——因爲老百姓們的力量大，土地是百姓們的命，百姓們爲着保守自己的命，決不能把土地白白的送給他們。我今天問你們，願意不願意把我們的土地送給敵人？

妻——自然是不願意嘍！

隊長——那末我們今天就要和敵人拚命。

母——（病中聽到拚命，戰慄着坐起）唉！拚甚麼命呵？

衆人——（聽到，都忙着奔到炕前）

隊長——媽媽！你老的病見好吧？

母——（喘吁着）覺到見強一些。

隊長——你老想我們不？

母——（喘吁已極，用手指着）你——你——你說的是甚麼意思？

隊長——兒們太不孝了，（語音悲澀）不能養你老人家的老，（落淚）我同兒孫們給

你老人家磕頭了。（悲不成聲的跪下，衆人觀望着愕然，彼此跪下）

母——兒呵！你們——你們這是——（喘）甚麼意思？媽媽我——我不能活了麼？

隊長——（哭狀）媽媽不是的，你老人家安然的睡吧。（向衆人）給老太太磕頭。（衆人

磕頭）站起來把老太太放躺下。（衆人起，兒媳同妻把老太太放倒）

孫女——（驚醒，忙着下炕，癡呆的立在炕前）

隊長——（用手摸撫着孫女，嘆息着）唉！可憐的孩子！你們來在世上幹什麼？

鄰人甲（惶悚着上）大叔！快去吧！有槍聲。怎麼的？你老人家也沒有勇氣了？日子別

過了，左右我們是過不成了。

隊長——劉柱子，你快回去，我們就到，不到三分鐘准到。

鄰人甲——大叔！別忘了，到了狠的時候就得狠呵！無毒不丈夫。

隊長——（向次子）給我兩隻槍。

次子——（取槍來）爸爸！

隊長——（接槍向長子次子）你們快去都把槍帶起來。（長子次子取槍去）

妻——拿槍作甚麼？敵人來了，我們把地照交給他們就行了，何必掙命去？

隊長——你不要說了，這個年頭兒，左右我們是不能團圓了，你們是願意死在敵人

手裏？還是願意死在我的手裏？（悲壯地說）

衆人——（相顧愕然）

隊長——我看還是死在自己家人的手裏好的多，因為是自己……

妻——（怒視）放屁！敵人也沒有來殺我們，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隊長——我們的夫妻，快到一輩子了，對不起你！（說着一槍打死妻）是的，快到一輩子

了！

衆人——（跪下哭求）爸爸！爸爸！爸爸！

隊長——（大聲）我告訴你們，我們的土地被敵人奪了去，我們的祖墳也快被敵人擄開了。我決不能看着我的母親，兒女，妻子，被敵人殺死，我救不了你們，我送你們一死。這便是我們救了中國，我們應當與中國殉難，就是和中國一同的生死。你們起來，能和我一同殺敵的是好兒女，我們一同去。不能去的，今天和我們的家產一同殉難。（向其母）媽媽！我給你老人家磕最後的頭了。（跪下磕頭）

母——（哼着想要爬起）你——

鄰人乙——（喘吁上）伯伯！敵人在跟前了。（微聞槍聲疏落的響着）

隊長——媽媽！（起來，向其母一槍，見老太太倒下）我——

隊長——（轉身向鄰人乙）知道了。（又舉槍打死了兩個小孩）好了！我們就走。（轉向長媳）

你不去？

長媳——（用袖拭淚，戰慄着）爸爸！家到了這步田地，我怎麼不去呢？我要去殺敵人，為

我祖母，為我媽媽，為着小孩（悲聲）報——報仇。大家活——活在一起。

死——死在一起。

隊長——好的！你們是爸爸的好兒女，好孩子。（遞給媳一槍）別忘了我們的家人

不是死在你爸爸手裏，是死在敵人手裏。我們決不能看着敵人白白的把

我們祖宗開墾的土地奪去。（向長子）把地照和房子都點着燒了。

鄰人乙（慌急狀）伯伯，伯伯！敵人用機關槍掃射，我們上不去。



隊長——上不去？快去告訴他們，你們每個人左右手都拿着盒子炮，倒在地上滾着

上。（向次子長媳）你們快去。（鄰人乙，次子，長媳，持槍下）

長子——爸爸！火點着了。（火起）

隊長——走吧！她們都安然了。（欲泣，同長子急忙下。窗櫺燃燒着，地上的火熊熊）

後台——（很真切的，謝隊長喊着）追呵！殺呵！（槍聲！衆人吶喊聲！由近漸漸的遠了，聽不見了。）

幕——徐徐閉。



江村之夜

(一)

白楊皎潔；青松蒼翠着，

松花江上是靜靜的。

暗夜慢慢地爬起來，

籠罩住蒼茫的大地。

穆木天

從豆地裏，高粱地裏，

送出來草虫的淒鳴。

一陣一陣的風，

令人聞到五穀的芳香。

遠遠一帶連山，

天空中，星光輝耀着，

夜色是朦朦朧朧的，

烘托出來一鉤新月。

頓時間，在蒼茫中，

大地像是蘇醒了，

田疇中，影黑蠕動着，

荒涼中，又蓬勃着生氣。

如大海中起了怒潮，

莽原中，如火在焦燒，

旂幟在屋頂林梢飄蕩着，

鄉村像是頓生了光耀。

今夜，他們是準備作夜襲，

今夜，他們是要作夜聚，

「九一八」之夜，黑暗的夜，

他們是要用行動紀念你。

民衆從各村莊集合起來，

情熱燒燃着大地。

白楊皎潔，青松蒼翠着，

松花江上是靜靜的。

(二)

幾條火龍般的斑點的長蛇，從四外，向那江村湊集着，

委迤蜿蜒地，奔馳着，如百川匯流在巨海。

如同北風飛騰着，捲揚起來的塞外的胡沙，

又如同熱帶的高速度的颶風吹蕩在鏡平的海上。

心裏懷着熱情，口是非常沉默的，腦子是非常冷靜，

疾走着，來紀念着這「九一八」那些狂波怒濤的民衆。

他們都是四鄉的農民，有的，是沒落的小地主，落魄的商人。

有的，是失了丈夫的妻子，有的，是失了兒子的母親，有的，是孩提。

有的，是白髮蒼蒼，人老心不老，露着活潑的童顏。

有的，是美麗的少女，健全的青年，面上却露着飢餓的菜色。

他們以先也許是這家跟那家有仇，也許都作過械鬥，

也許因爲欠租打過官司，也許是因借貸都出過人命，

也許他們過去有婆媳的怨恨，妯娌的冤仇，

可是，一同在紀念「九一八」，集聚在抗敵的旂幟之下了！

如同荒原的野火在燒燃着，他們心裏燃燒着猛烈的熱情，

他們是一心，他們是一意，他們具有鐵一般的意志，

他們圍成一個鐵筋鋼骨的城，宛如那銅幫鐵底的松花江，

他們那座鋼鐵一般的城牆，就集體了他們的鋼鐵的意志，

他們的鋼鐵的意志作成了鋼鐵一般的力量！

九月的暗夜是沈重的，沈重的是他們的心裏的熱情。

他們心裏是充滿着憎恨，歡喜，希望，一切敵愾的心，

除了偶然兩聲老人的唏噓，一切都是堅強的意志。

如同野火在燎原着，熱情燎原着在他們的心中，

在九月的夜裏，狂奮着，應着九月的風。

那裏有從山東來的難民，從朝鮮來的賤民，

像趕豬似地被趕來的路工，沒有工做的小手藝匠，

都來紀念那個流血的大屠殺，那個作奴隸的日子，

萬心一意地，在武裝着，在憧憬着未來，在鍛鍊着自己，



熱情沸騰着，如錢塘江的怒潮，如黑水洋的巨浪，  
在紀念着「九一八」，在九月的夜裏，準備着突擊。

(三)

在破板子搭成了的台上，

大家發出紀念的言辭。

鋼鐵一般的意志，

流出鋼鐵一般的話語，

成了鋼鐵的交響樂，

在那鋼鐵般的夜裏。

發言者甲

「九一八」到現在已經是五年，

我們真是作了不少的鏖戰！

襲擊，突攻，我們是出奇制勝，

我們真是不知攻破了多少敵人的營盤，

我們潛伏在山林中，高粱地中，

我們真是不知劫到了多少敵人的糧草！

「這是我們個人的力量麼？」

不是！不是！是大家的共同的合力，  
專靠軍隊的力量是不夠的，  
是因為民衆在互相聯合一致！

（這裏，大衆是應唱着，  
或者，是在心裏默想着。）

「自從「九一八」那一個黑暗的夜裏，  
我們的脖頸上認真加上一條鎖鏈。  
飛機，大炮，向我們身上炸轟，

機關槍不知掃射了多少民衆。  
生的要求使我們起了義勇軍，  
都市和農村，大家同敵人相抗衡。

「這是我們個人的力量麼？」

不是！是大家合力在抗敵！

專靠着兵士的力量是不夠的，  
大衆聯合起來，才有最後勝利！

（這裏，大衆在應唱着，

或者，是在心裏默想着。）

「我們使小鼻子疲于奔命，

他們成了我們的運輸司令。

送來了糧食，送來了軍器，

哈哈！使我們要抵抗到底！

看光明，我們的最後的勝利，

紀念「九一八」今晚要去突擊！

「勝利終歸是我們的啊！

是的！我們大家合力去抗敵！

農工商學兵，來解放我們自己，

從侵略者爭取我們的最後勝利！

（這裏，大眾是在應唱着，

或者是在心裏默想着。）

### 發言者乙

「自從那年起真是糟糕，

家家戶戶就沒有了吃燒。

春風吹來，眼瞅着不能下種，到了秋天，到處是滿地蓬蒿。鋤頭呢，只好不用，掛在牆上，大車呢，也只有劈了，作柴燒。兒子呢，抓到縣裏去沒有消息，馬呢，通通地被他們徵發去了。豬也給殺光了，鷄也被搶盡，家畜呢，只剩了兩隻沒餓死的瘦貓。這還不算，縣裏還天天來催錢糧，飛機，機關槍，還在向你射掃！

本想是誰作皇帝給誰拿晉！

可是，連順民也都不讓你作了。

你不去造反，有什麼辦法，

老百姓，沒法子也拿起鐮刀，

鋤頭，斧子，二齒鉤，都作了武器，

要把鬼子和鬼奴剪草除苗！

這一下子，真算是有了救星，

我們老老少少都去放哨。

把小鼻子兵打得七零八落，

滿洲國兵，見我們望風而逃。



今夜我們要護衛我們村莊

今夜，我們大家都要去放哨。

我，雖是莊稼人，也已經明白了：

只有抗×是活路一條。

今晚，那裏要過敵人的兵車，

去襲擊，劫點軍火和糧草。」

### 發言者丙

「提起了小鷄子，真令我心痛，

我那個大蘆花真會打鳴。

我那大黑母雞一天給我生一個蛋。

我的小孫兒要吃蛋我都不給，

可是，咳！被××子通通給我抓去了。

「想起來真苦呀，我的小孫兒活活凍死，

我的兒媳婦被×兵強姦跳到井裏，

我的那個兒子，誰知道他在江東或水西：

是那些黑心的鬼子，把我弄得家敗人亡了！

我要拿菜刀去殺上幾個，雖然我已七十七！」

（所有的人都嗚咽了，

淚灑在秋日的暗夜中，

憤恨燃燒在所有人的心中，

如同烈焰在原野燃燒着！）

### 發言者丁

「這幾年來，真不知我們流了多少血，

多少人失了踪，多少人被處了死刑，

東宅的張學生，在城裏讀中學，

被誣說抗×，在北山上割了鬚子。

好多人被捉去，關在一個房子裏，  
機械一轉，連骨頭肉都不見了！

「這個年月，真是顧不得廉恥，

好多大姑娘，都穿不上褲子。

你們看，多少窗戶都糊不上窗戶紙，

在去冬，活活地凍死多少小孩子！

小鬼子弄得我們連地都沒法種起，

一天想吃一頓稀粥也都作不到了！

發言者戊

「你們說我是財主，我是糧戶，

可是，我反是比你們還苦。

你們不種地亦不用納糧，

可是，我不收糧還得交大租。」

「前年，我兒子因欠錢糧被押起來，

受了毒刑，病死在封眼兒裏，

去年我也被捉到縣衙門裏，

義勇軍攻陷了城，算是把我救出來了。

「我隨着隊伍，到在這一邊，

我感到我的責任，是防衛我們疆土。

我們現在就是種地也不納錢糧了，  
看哪個王八旦再來逼我們封大租。」

### 發言者已

「雖然俺是老山東，長個南北腦瓜骨，  
俺也有幾句話，要向你們說上一說。  
俺去年離開了山東家，到了關東城，

家里還有一個七十老娘和孩子老婆。

他們說招工修鐵路，雙工錢，喫饅饅，

可是到了地方，俺可就砸了鍋！

不但不給工錢，還給你帶腳鐐子，

一天供給一頓飯，是只給兩碗粥嗑！

想當年，俺東莊的王大哥，到過海參崴，

掙了好多羌帖，還帶回來一個毛子老婆；

張莊裏的李老三，也去挖金子到過漠河，

金子帶來無其數，回家開了一個大燒鍋。

俺這一次跑關東，真是可糟了糕，

家裏來信說：沒吃又沒燒，褲子當光了，說：俺不養娘，娘活活地氣死了。

以後就沒有了信，據說是小鼻子給沒收了！

不管是夏天大熱天，還是冬天下大雪，

東洋鬼的鉄鞭子總是在俺們頭上震响着。

抬着道木，抬着沙土，抬着笨重的鉄軌，

一直抬向東北，從拉發奔到大黑河。

縱令你是鉄骨頭，你也渾身發酸啊，

況且只喫一頓稀飯；俺那些伙伴死了大半了。

聽說，有一天，用火車還給壓死了好幾千，



啊天老爺照應幸而俺早早地跑掉了

俺現在有家歸不得，沒有盤川，過不去關，

小鼻子是俺的仇敵，所以俺加入你們隊伍。

俺會拆鐵道，俺知道怎樣使他們的火車掉轍，

今天，俺要紀念「九一八」，俺要拿槍去劫車。

俺明白了：只有打倒帝國主義是生路，

俺要保衛俺的疆土，俺也要出去到哨所。」

### 發言者庚

「我是一個外國人，我的國籍是朝鮮。」

我們那裏比你們這裏是更要淒慘。  
我們幾千年都是給別的國作藩屬，  
我們作××的奴隸，已是三四十年。

「爲自由，爲獨立，我們曾經犧牲多少鮮血，  
可是，在我們的頸子上，又加緊了那條鎖鍊。  
有多少人遭了屠殺，有多少人遭了焚燒，  
是有多多少志士，爲祖國，被關入了囚牢。」

「我們那裏也有多少國賊，就如同『滿洲國』的那些官吏。」

我們那些被豢養的走狗，是有很多來到你們這地方。

我們那裏，也是有的是失業，有的是經濟恐慌，

我們那裏的農村破產，也是同你們這裏一樣。」

「帝國主義在我們北鮮築港，清津，羅津，和雄基。

那爲的是向你們進攻。那裏捉了好多廉價的奴隸。

帝國主義壓榨着我們，就如牠壓榨着你們似的，

你們的鐵鎖加緊一環，我們的，也要加深了一扣。」

「然而，一切的壓迫，是壓不倒我們的自由的要求，

在我們的心裏是同樣地燃燒着反帝的情熱，  
我們也有我們的義勇軍，在防禦我們的疆土，  
爲國防我們要提攜呀！我們全是被壓迫的民族！

發言者辛

「小朋友也愛國，

要奮勇保衛疆土。

劉秀遭了慘殺，

李柱子墊了馬蹄。

爲他的伙伴復仇，

他要向前去殺敵。

「小朋友不怕死，

要擁護民族利益。

儘管敵人飛機，

儘管敵人的鐵蹄，

爲他的未來福利，

他要執戈去殺敵。

「小朋友，人雖小，

他的心到有天高。

他可假扮牧童，

去探聽敵人虛實。

今晚他要去偵視，

好讓伙伴去突襲。」

### 大眾合唱

「我們贊成這位山東大哥，

我們贊同這位高麗弟兄，

我們贊同這位小朋友，

爲的我們的自由平等，  
我們要去向敵人抗爭。  
被壓迫的人羣聯合起來，  
弱小民族，要緊緊握手。  
突擊！去迎未來的光明。

「夜襲！突擊！」

向敵人衝鋒！

我們的意志是鋼，  
我們的意志是鐵。

我們是暴雨是狂風，  
要鏟除邪惡和不正。  
爲我們民族的解放，  
去闖入帝國主義的老營。

「一九一八，」現在五週年，  
我們用行動紀念國難。

驅逐出去帝國主義，  
我們才會有飽飯吃，  
我們的鋼鐵的意志，



要蕩掃敵人的鉄蹄！

向敵人衝鋒，突擊，

向帝國主義老巢中搗去！

(四)

白楊皎潔，青松蒼翠着，

松花江上，是靜靜的。

星光閃爍着，

注視着蒼茫的大地。

夜風吹蕩着，

夜色越法朦朧了，

人海消散了，

又是穀香和蟲鳴。

旂幟已經不見了，

鄉村又入了暗夜；

莽原中，如猛火在燒，

他們今夜準備夜襲。

淡淡的，遠遠的連山，  
天空中是一鈎新月。  
如怒潮前的海面上，  
現在是夜襲開始了。

一九三六·八·二〇·晚·



## 淪陷前後

白朗女士

我記得很清楚，而且，這記憶永久不會從我的腦海裏溜走。

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晚上。

望着那條柔和地分開水和天的神秘的線，我和渤坐在松花江畔赭色的堤石上。江水是那末沉靜而幽深，彷彿沉思般地悄悄地流着。明朗的又似慘淡的秋月之光，滿撒在廣渺無涯的江面，波紋起伏着，放着絢爛的光閃，相映着夜空中映

眼的羣星，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夜景。風絲，迴旋在空氣裏，不是冷，祇是描寫不出的醉人的清涼，好像飲了一杯葡萄酒似的我陶醉了，我的心隨着那緩緩東流的江水在飄泛着了……

夜空宛如一塊龐大的深藍色的天鵝絨，又彷彿一片無邊無涯的雄偉的海，它俯括着閃光的松花江，我們被蓋在它們兩者之間，好像兩塊細小的砂礫，顯得多們渺小。

夜已深了，我們仍然不肯歸去。我愛松花江，我愛它的偉大，把身心一投入它的懷抱，會使你忘却了塵世的一切悲哀與煩擾，它是那末安閒而平和，悠閒地躺着，尤其在夜裏。

我張着被松花江畔美妙的秋夜所陶醉了的眼睛，眺望着南方，眺望着遠天，

那顆發光的星星下面，不是我的故鄉嗎？

一想起故鄉，便會回憶到黃金的兒時，兒時和勃最愛的幾處遊地，我的心又飛回故鄉了，故鄉的景色是值得留戀的呢！我向勃說：

「萬泉河的荷花恐怕已經萎謝了吧？蓮子是成熟的時候了？」

勃照例地在作着他的深思，彷彿睡着了般地半閉着眼睛，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搖了搖他的肩頭，又說：

「那假山旁，小溪邊，我們兒時的足跡，不曉得已經蓋了多厚的塵灰？」

「嗯！」回答我的僅是一聲鼻哼。在黑暗中我把眼光貫注在他的臉上，我看見他的眉頭皺了一下，好像我的話擾亂了他的沉思，我心裏想：他一定又在細嚼那書本上費解的理論吧？然而，現在，那回憶使我興奮的完全像一個孩子，我不管

我的話是否攪擾了他，是否討厭了他，仍在繼續的說：

「離開故鄉很久了，幾時我們回去呢，勃？」

「你想它嗎？」勃耐不過我的糾纏，這樣問了一句。

「爲什麼不呢？松花江雖然可愛，哈爾濱却是滿染着都市的罪惡，它怎及我們淳樸的故鄉呢？」

「你想它你回去好了，我却不願意離開『滿染罪惡的哈爾濱。』」

「爲什麼呢？」我驚奇地問。

「因爲，哈爾濱使我知道了好多事情，如果在故鄉，也許，直到現在我還是一個混蛋！」

「不，哈爾濱有你的戀人，」我鼓起嘴故意地氣他。

「對啦，哈爾濱有我的戀人，那末，你的戀人在瀋陽。」

勃是那樣的淡漠着故鄉，淡漠了我對故鄉的懷念。直到睡在了床上，故鄉的影子還不能從我的回憶裏逝去。

然而，天曉得，就在那天夜裏，我那美麗的，淳樸的故鄉淪陷了，它首先被悍敵攫為囊中物了！

當我從報紙上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我的心突然起了一陣痙攣，幾乎痛哭失聲；同時，對它的懷念更加迫切了。

我憂鬱着了！

我每天看報。每天向勃深詢，當他下班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好的消息？關於我那淪亡了的故鄉的？」



「你是這樣關心他嗎？」當我接連着問詢他幾天之後，他這樣對我說，「祇是關心是沒有用的，還是想法救救它吧，不然，你愛的松花江也將不保呢！」

是的，應該想法救救它，像那些抗敵的英勇的戰士一樣。然而，看了看自己那凸出的大肚皮，我失望了。

彼此，勃是越發愛沉思，越發忙碌了。這之前，他不過偶爾地在晚間獨自出去——從婚後直到兩三個月之前，連偶爾獨自出去的時候都沒有。——可是最近，却是幾乎每天晚間都要出去了，並且，提早了上班的鐘點。他本是早晨八點鐘過江，趁火車到松浦上班的，由家裏起程最早也不過七點半鐘，現在却有時六點剛敲過，便慌忙地跑走，連每日必需的早餐都不吃了。我奇怪地問他，他却說是火車

改了點。然而，我特意去看了一下九月廿日新訂的行車時刻表，那上面分明地寫着：馬家船口到松浦鎮第×次列車上午八時廿分開出。我疑心我是看篡了行，再仔細地看一遍，沒有錯，還不是八點廿分嗎？

單是這兩件事，還不是引我注目的重心，最使我莫解的却是他那近乎古怪的服裝的更調。勃一向是不修邊幅的，他經常的遞換穿着那倆套不花錢的嗶嘰制服，即使有什麼筵會，他也不肯穿一件稍微講究一點的衣服，朋友們奚落他，他自己却不覺得寒酸。有時，當他要去參加同事的結婚典禮之前，我便把他那套可身的西裝捧給他，甚至是央告地求他穿上，他却一定不肯，爲了這，我常常氣的他吵嘴。可是，近來，他却變了，每當晚間走出去的時候，總要掉換一件衣服。制服，西裝，便衣，輪流着從他身上穿上脫下。那套僅在結婚時穿了一次的漂亮西裝，也常

隨着他出去遨遊了。即是那件疊摺了的灰長袍，也由箱底翻了出來，被穿在他那七八年不穿長袍的身上不止一次了。這種怪異的舉動，不能不使我懷疑，我會疑心到他是害了精神病，也會幻覺着他真的有了戀人，雖然我是萬分的相信他。

於是，我開始注意他了，像密探似的我偵查着他的一切。

那兩隻眼睛，彷彿松花江的水——沉靜而幽深，清瘦的面頰分明是更加清瘦了。他是越發沉默，越發不愛說話了。一回到家裏，便靜靜地躺在床上，眼睛注視着天花板，作着他的深思，我向他說話，他把眼光掉轉來望望我的臉，便算是答覆。有時，我氣急了，便跳起腳向他嚷道：

「莫非你變成了啞子？」

他微微笑了笑，訕笑我：

「孩子氣，看看自己的肚皮吧！」

真的，我在他面前的確顯得太孩氣了，雖然他還不過是剛屆成人期的二十一歲的青年，然而，從他的態度上看去，却已經是一個五十歲以上的老頭兒了。

一天夜裏，勃穿着那件灰色長袍由街上疲倦地回來，一進門，我便注意到他那微微凸起的衣袋，那長方形的東西，我心裏想，說不定那就是戀人的情書呢！我扳着面孔問他要，把伸平了的手掌遞給他：

「拿出來看看，衣袋裏的東西！」

「什麼？」他態度一點都不慌張的反問我，同時敏捷地把長袍脫掉，掛在衣架上，「什麼也沒有呵。」

當我去摸那衣袋時，已經空無一物了。我想搜查他身上所有的衣袋，因為有

婆婆在面前，便不好意思同他糾纏，暫時把要搜查的心秘密了起來。

臨上床的時候，勃照例地拿了他那本費解的什麼社會科學，我也把一本小說放在了枕邊。

我們倆默默地看着書，誰也不說一句話，那黑色的如豆的字，一行一行的從我眼前溜過：可是，我並沒有看它，我的心在想着另外的一件事。

過了很久，我故意地把眼睛閉了，書本由我手裏滑落到枕頭上，勃連忙欠起了半截身子，他的呼吸溫暖地吹到我的臉上，我曉得他是在看我閉着的眼睛。他自語着：

「睡蟲！」

書本輕輕地落在寫字檯上，我聽得很清楚，那是兩次。

我把眼睛更閉緊了些，爲了使勃相信我已經睡熟。現在，我是完全利用我的兩隻耳朵了。我聽着，聽着，他的每一動作，彷彿看見了一樣，我都能很清晰地感覺得出：他的手從寫字檯邊縮回來了，在掏壓在枕頭下的褲袋，拿出了什麼之後，便面壁臥了，當我微微聽到翻弄軟紙聲音的時候，我的心突然有點似興奮又似驚駭的顫抖，把眼睛隨着張開了。

壓制住心的衝動，暫時又靜臥了一刻，待聽到第三次翻弄軟紙聲音時，我更不能忍耐了，於是，我像貓一般敏捷地翻轉了身子，同時把手飛過去，緊緊地，緊緊地把他的手按住了。他一點都沒有提防，驚得幾乎喊了出來，用臂肘捫着胸部無力地呻吟起來，可是，他的兩隻手却一點也不肯放鬆的握着那件我認爲神秘的東西，握的是那樣緊，我竟沒有破開他的手的力氣。

「鬆開，鬆開！」勃非常急躁而且忿怒地低聲吼着。

「哼，鬆開？看你這回還怎麼秘密，非看不可！」我莊嚴起面孔堅決地說。

勃也莊嚴起面孔說道：

「你真的要看嗎？……也好，本來我早想讓你看的，並且希望你肯看，不過，我有一個條件……一個條件就是不許你向人說，無論任何人。」

希望我肯看，這話，簡直使我莫明其妙。既然希望我肯看，爲什麼又對我秘密？看，當然我是肯看，而且是急於要看的，不過，不許我說，我却不敢預定，倘如那是於我不利的。我躊躇了，然而，爲了急於使他把手張開，我終於不自信地用力地說：

「可以，我絕不向任何人說的！」

「一定？」

「我幾時騙過人？」我像受了污辱般地急忿地嚙起了嘴。

「我相信你是從不說謊的。」於是，他把手張了開來。映進我眼簾的却是我從未見過的長方形的油印小冊子。那蠅頭般端正的十字，極其清晰地跳躍在白  
色的紙上，卽是我這不健全的眼睛也看得很清楚。

「九一八的大砲，失去了我們的瀋陽……」這第一句便使我感到了非常的興奮，非常的需要，於是，我由勃的手裏把它接了過來，舒服地把頭放在枕頭上，仔細地一行行一頁頁看了下去，一直到完。

那上面，除了拯救亡省的策略與步驟之外，對於促成未來新社會的建立，有更周密的計劃與理論。在我，那完全是一種新的發現，我相信，也正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



我興奮，興奮得完全像一個拾得珍玩的孩子，我用責備的口氣問勃：

「這樣好的東西，爲什麼不早給我看！」

「就是爲了你太誠實了，怕你不能隱瞞，倘如你……」

我和勃一直談了一個通宵，沒有疲倦。他講給我好多那本小冊子上也沒有提到的事情，直到黎明從東方升起，我們才帶着興奮的心閉了一會眼睛。

從此，我的智慧開了，我開始踏上了真正人生的階梯，追求着真理，追求着光明，追求着我所不懂的一切。對於勃的態度，我不再懷疑了，反而，非常同情他的行動，漸漸地我也竟學會了沉思。

勃常常看着我笑着滿足的微笑。他說：

「這才是我理想中的伴侶。」

勃把秘密向我公開了之後，他的行動便自由得多了，精神也顯得十分愉快。他帶回來的東西，我可以代他嚴密地保管，他不必東藏西藏了。晚間，他也不再跑出去，而我們家裏却添了許多勃的父母認為不大體面的行跡可疑的客人。每當一個來客走了之後，勃的母親便要詰問勃關於那客人的來歷，祇要她在家。

勃編造的答語，往往使她不能全信，那個機警的老太太，是早在暗暗地懷疑而偵查着勃了。這樣，我和勃是感到了非常地苦惱。我們曾經計劃到把家庭改組，但這幻想在當時沒有實現。

好在，我們這些新的客人的降臨，差不多全在黃昏之後，而勃的父母每當吃過了晚飯，便一同走到朋友家裏去打牌，或者看戲，如果不是例外，他們是很難碰頭的。

十月一日的晚間，他們召開第一次反×大會，一共有七個人在我家裏集合着。那是多們可愛的七個人物呵！他們不講禮貌，沒有虛偽，沒有驕矜，服裝是那末樸素而隨便，講起話來是那末動聽，是那末使人興奮，尤其是那個商人打扮勃呼他爲老張的，竟沒有辦法把他從我的記憶裏挖去。他那兩隻適合面孔的智慧的眼睛，閃閃地發着銳利的光，然而，當他沉思的時候，却又變得非常莊嚴而沉毅，那眼睛顯示着智慧與勇敢，堅決與果斷，他赭色的面孔，分明是飽受風吹日晒了。最使人不能忘記的是他那張會說話的嘴，他的話宛如一篇曼妙的詩歌，又如一闕雄壯的音樂，任何人也不能不爲所動的。他每一發言，都像背熟了的講演稿似的滔滔地說下去，熟練，動人，有節奏，有抑揚，那簡直使你感到他不是在說話，而是在讀詩。我迷戀他的話甚於迷戀偉大的松花江，在他那曼妙的言語裏，我獲得了不

少真理，那真理是一向埋藏在深山幽谷中，不許人發掘的東西。我奇怪的問勃：

「老張的嘴怎麼那樣會說話？而且他又曉得那末多的事情？」

「這有什麼稀奇呢？……他，十年了！你想，你在十年以後呢？……」

這可驚的十年的奮鬥，是怎樣悠久的時光呵，然而，他還不過是一個二十七歲青年呢？

故鄉，沒有好的消息給我，儘管民衆的情緒如何激憤，儘管義勇軍的戰鬥力如何驚人，然而，終敵不過敵人飛機大砲的迫擊。故鄉，仍在敵人的握掌中。故鄉的民衆，被嗜殺無忌的魔鬼生吞活剝了，開腸破肚了，姦淫槍掠了！

而且，正如勃所說，松花江也將朝不保夕了。

從開過了第一次反×大會之後，勃更加忙碌起來。他買來了很多花色的報紙，由老張送來一架新的油印機。由此，我們的工作開始了，寫標語，印傳單……關於一切宣傳的工作，都由我們兩個來包辦。黃昏一過，我們便倒鎖了門，在室內活躍起來。一批工作完了，一批新的工作又來了，我們不斷地忙着，有時，一連幾個通宵，不休息，不合眼，然而，我們不感覺疲倦；我拖着沉重的肚皮，腿和腳完全腫脹起來，但是，我也並不感覺痛苦，前面的光明在支使着我們興奮的心，雖然故鄉仍在虎口，松花江也將被吞蝕，可是，我們並不灰心，並不焦慮，我們相信：團結便是力量，如果我們堅決地奮鬥到底，相信，故鄉，終會失而復得的，而且，那面前的光明，也在向我們招手呢。

同時，我感謝這次事變，是牠從昏憤中把我拔救出來！

我知道用什麼手段，才是正確的反攻！



## 東路線上

陳凝秋

### 一 出發

九一八後第一個春天，也就是『滿洲國』成立的那一年，少微有點血性的青年，差不多都離開都市到山上去了，他們有些去聯絡各地駐守的軍隊，有些去組織山上的胡匪，結果却是弄到了不少隊伍，然而都是雜七雜八的。有些人稱義勇軍，有些就稱救國軍，還有些沒有名稱的，他們是碰到『滿洲國』的軍隊就打，

打敗了就搶老百姓，老百姓被搶光了就背起老婆孩子跟他們一道走。這種情形鬧得最兇的要算中東路的東線了。那時我正在小綏前，住在一個基督徒的家裏，我幫他種田伐木，這樣一來可以對付生活，二來又可以從容等待時機。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個多月，忽然一天早上我到河邊去劈柴，看見許多人圍在警察局門前，一個穿長袍的人讀着告示牌上的佈告給他們聽，原來那張佈告就是『滿洲國』成立的第一個消息，上頭寫着『大同元年』……

議論漸漸從人羣裏沸騰起來，他們有的要等着給真龍天子納貢，有的就主張丟下房子地上，帶着老婆孩子拉出去。

從五站來的人帶來了消息，說是駐五站的張團長揭竿抗×了，××的領事繞道海參威逃跑了！

當天下午出乎意外的我接到朋友從五站打來的電話，說有一部分義勇軍經過小綏芬，要我也一道去。接完電話我快活得像雀子一樣，在車站上忘形的跳來跳去，幾個月來不會修剪的頭髮在冷風裏飄動着，好像頭也在等待着抗×似的。

劉老頭穿着破棉袍子從河對岸過來，袖着手停在鐵軌旁邊：

『喂，我說瘋子，爲什麼今天這麼快活呀？』

『打叭去了』我仍舊跑跳着，等着東邊來的火車。（註一）

『聽說真龍天子要出現了。這一回天下許能夠太平？』他猶疑的視線停在冷風裏打抖的樹枝上，半天不响。

『××鬼子到哈爾濱啦，你曉得不？』



「曉得，不管怎麼樣有真龍天子出來，天下總會太平。」

「滾你媽的蛋！別在這胡說八道。」

「你……你……」他帶着老年人的含養，不願跟我爭執似的惱惱的走開了，我蹲在月台的水門汀上等着東來的火車。

三點四點過去了，站上的時鐘指着五點一刻了。夕陽在山凹處燃燒着，伐木人在烟霧裏歸來了，荷在肩上的鋸齒閃着光。

山後邊的烟霧漸漸拉長了，昇高了，火車的回聲在山谷裏滾響着，東來的火車像起戰的烈馬，張着黑嘴，瞪着紅眼，在山前奔馳着……

佻班的站長拿着紅綠旗出來了，站上的鈴噹噹的响了！火車轟轟的喘着氣越跑越近了，汽笛漫山遍野的滾叫着，中國人，俄國人都到站上來了，男的，女的，老

的，少的，擁擠着，鑽動着，吃奶的孩子在母親懷裏哭叫……

傳單雪片似的從車窗裏撒下來，——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侵略中國的××鬼子。』

孩子們搶了傳單找人讀給他聽，老年人議論着，少女們哧哧的笑着。

列車中間的一輛車門開了，跳下幾個穿短衣的青年人，袖子上掛着紅布條，上面寫着左路總指揮部宣傳部，第一個被我認出的是張包，我們剛一招呼，鄒素寒，趙鐸也跑過來了，我一看，都認識，他們的袖子上都掛着紅布條，還沒等我開口，他們就你一言我一語的問起我來。

『真巧，打給你的電話還算沒有誤事。』張包提着一桶漿糊，一邊往標語上

刷一邊問。

『真想不到這樣快，我以為沒有指望了。』

『等一會再講這些。』趙鐸拿起一張標語貼在電線桿上。

『怎麼只是左路呢？那麼中路右路在那兒……』

『等一會講，等一會講』趙鐸又拿起一張標語貼到牆壁上。

汽笛又叫了，我們匆忙的跳上車去，一時都沒有話講，只是默默的彼此會意的笑，好像嘴不是為說話用的，好像每個人都失掉了說話的能力，好像所有的話都不夠表達內心的情感，好像有很多的話一時不知從那裏說起好。

火車又開了，貼滿標語的車站丟在後邊了，山坡上的牧羣丟在後邊了，人們都像凝固的石膏，像燒枯的槁木，帶着油膩的臉，柴銅色的膊膀，呆坐在車廂裏，火

車吼叫着，向燒得通紅的遠天，向瀰漫着烟霧的山腰奔去。

## 二 愛河車站

『劉快腿的軍隊從高嶺子退下來了。』

『怎麼退的？退到什麼地方？』

『下城子……』一個老兵抱着槍靠在木欄桿上，望着麥田的遠處敵方射過來的砲彈，一個連一個的爆炸着，停了好一會，他又繼續着說：

『作戰，他媽還有這樣的，總指揮下令叫他守高嶺子，他還往前攻，等人家一反攻，他受不了了，放棄了高嶺子，坐上火車是連官帶兵帶慮子，一下退了二百多里地……』

『這就是快腿啦！——操他奶奶！』

『這一下可把我們坑的不淺。』老兵站起來回到給養車上去了。

三月的早晨，愛河車站上冷清清的，傍着兩列軍用車，軍醫處跟宣傳部的先生們忙亂了一夜之後，都橫七豎八的躺在車廂裏睡着，第一道防線上斷續的，傳來懶散的槍聲……

我走到第一個車廂裏，看見張包枕着一大堆宣傳品，睡得很甜的樣子，在車板上敲了兩下他沒有醒，我也就不再理他了，又走到第二個車廂去，招呼起趙鐸，鄒素寒，每人帶了一大捲宣傳品，跳下車出發到第一道防線去。

朝陽晒在人背上微溫的，樹梢洩下的晨風却是清爽的，空氣裏含着潮濕與青草的幽香，露珠晶亮的從草尖混落到鞋襪上，鞋襪都是濕淋淋的。雀子在草叢裏竄跳着用爪子扒着土塊，小河溝裏的水面結着冰花。我們一路走一路說笑着，

咒罵着劉快腿。

「又他媽傷人啦……」趙鐸俯在小河溝的木橋上，遙望着山腰，從烟霧裏走出的幾個人，其中有兩個架着一個傷兵。

「打的並不激烈嗎……」

「要傷人，只要一顆子彈就夠了。」

「也許是昨天晚上傷的，昨晚天剛黑的時候，不打了一陣很利害的嗎？」

「昨晚傷的早送到後方醫院去啦，還等得到這時候。」

「那麼……」

那幾個兵已經到了木橋跟前，受傷的是個三十來歲的山東人，臉黃得像蠟紙，乾得嘴角直流白沫，暗灰的眼神不停的往河溝裏望着。

「哎……：哎……：哪位老鄉行行好……：」他微弱的喘息着，眼神又從這個人的臉移到另一個人的臉上。

「你要什麼說？」

「呵……：呵……：我……：我渴……：」他抬起手指乾得冒烟的口腔。

「操！喝不得水！一喝水你小子要送命啦！」一個高高的遼寧口音的人，說完坐在地上用樹枝揭他腳上的坭巴。鄒素寒湊上去，蹲在他對面——

「怎麼傷的？」

「他們幾個到第一道防線去架電線，他剛爬上電線桿去，一個砲彈可巧正正當當的揍上，那兩個當時就死了，他因為是在上邊，才嚐了一個砲彈榨。」

「快抬他到後防去吧，車站上有白地蘭弄點喝喝。」

『好，我們走吧！』遼寧口音的高個子先站起來，他眯着眼望望太陽。

『送他到站上，歇歇腿，還可以趕上午飯。』

『再會啦，老鄉！』

『再會，再會。』

他們一抬起傷兵，大點的血滴順着衣角落到地上，傷兵呻吟着，機關槍在遠處掃射着——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我們把傳單塞進每間民房裏，塞進機關槍的射手裏，也貼在牆壁上，樹幹上，井上，雞在圍着籬笆飛跑，狗追在我們身後亂叫，火線上回來揩槍的兄弟，我們給他一張，他拖着大槍，嘴裏念道着去了。正吃午飯的弟兄們，見我們一走進去，就放



下筷子把我們往炕上拖。

『來來，老鄉！一道吃點……』

『不啦，不啦！』

我們丟下傳單走出屋門，還有人把着窗口望着我們的背影，我聽見他們說

『這般青年人真熱心！都像他們中國就有救了。』

我想說『那裏，真有用的還是你們，』但話沒有說出，我們已經走遠，想回他們的話在我心裏響着，臉上露着得意的笑。

我們回到愛河車站，劉快腿的軍用車到了，從車廂裏跳下穿女人毛線衫帶手槍的獲兵，站台上還有幾個小脚土娼，也帶着手槍，槍把上掛着紛紅色的絲帶，大

模大樣的忙來忙去，據說這都是劉司令的姨太太，跟着一道上火線的，老兵們露着黃牙齒，譏笑着，咒罵着，傳述着昨晚坐火車退却的事。

下午三四點鐘，前方的砲火由懶散，稀疎變成激烈了，西南的天空飛來了××飛機，運輜重的車馬都插着樹枝停在大道上，站台上的人羣都擠到走廊下，只有我們宣傳部的幾位先生來不及躲，都躺在麥田裏了。

眼看着它在輜重車的上空盤旋，投下重量的炸彈，爆炸聲在山腰回响着。我一動不動的仰望着天，望着天上的雲塊，望着飛過頭頂的鳥雀，望着飛機的尾巴。不知怎麼，飛機總是在我頭上繞圈，大概有三四分鐘，我目不轉睛的盯住它的尾巴，這時沒有恐懼，也沒有幻想，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你不要下蛋呵！』

飛機去後，人羣又從走廊下，樹下，麥田裏出來，站台上又是亂嘈嘈的，大道上

的輜重車也行動起來。大們兵口裏唱着——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飛機拉巴巴』（注二）

張總指揮從前邊回來了，總指揮部隔壁的一間馬棚給炸毀了，總指揮部的窗子，牆壁也通通炸毀了，死了兩匹馬，一個老太婆，南溝沿的板障子炸毀了一半。『指揮部要馬上遷地方，在總攻擊之前，第一道防線的電話線要架好。』張總指揮把灰大衣扔在車廂裏，同着他的蹶腿參謀，走進一間小板房去。

『白天幹這事很困難。』

『人要爬上桿子去，人家正好清清楚楚的看見。』電話局的工人們議論着

白天的事，面現難色。

『反正這是我們的事，我們不幹也沒有人替幹。』大個劉槓頭槓氣的，重重的一屁股坐在盤着的一大捆電線上，手指搔着胳膊在打主意。隔了老半天他又繼續說：『晚上你們兩個跟我去。』

『好吧，死活就這一下了。』

『地雷埋在什麼地方曉得不？』

『曉得了的，不是在河溝前邊嗎？』

『對啦，走到那裏我們繞着點。』

這天夜裏，天氣稍微有點風，嘩啦嘩啦的落着小雨，黑得對面看不見人，前方的砲火也全停止了。大個劉帶着兩個工人，赤着腳，褲子捲得高高的，每人揩了一

捆電線，冒着雨，摸索着，出發到最前線去。起初他們還直着身子走，沿着大道邊把腳踏在草上還不怎麼滑，雨在頭上嘩嘩的澆下來，雨水順着頭髮梢，耳邊，嘴角，一條條的流下來，三個人有說有笑的，走了好一陣，一個工人忽然想到——

「今天的口令是什麼？」

「前進！好險傢伙……」大個劉腳下一滑險些兒摔倒。

「嘿嘿嘿嘿！」

「還笑呢，地雷快到了吧？」

「前邊看到了。那不是小河溝！」

「繞着點吧，靠右邊走。」大個劉摔着一個工人的衣服，摸索着爬過小河溝，

「口令！」突然的一聲不帶人氣的叫喊。

「前」

哨兵把平端在手裏的大槍又垂直放下，他們三個人爬着繞向西南方，爬幾步，把臉貼近地面聽聽前方有沒有動靜，仔細辨別着周圍的樹木、坟丘……風在樹梢掃過，樹葉沙沙的發响。雨還是大一陣小一陣的繼續着。

他們越走越小心，索性連腳踏在水窪裏都不使他有聲音，爬了一陣，大個劉忽然停住，那兩個工人也跟着停下來。又照樣把臉貼近地面，看看前面的動靜，大個劉心裏想——

「總差不多啦！」但是他並沒有說出，三個人都像落湯鷄似的蹲在雨裏。忽然一隻手扯動大個劉的衣服，大個劉轉過身子又俯在地面上，順着工人指給的方向往南看。

「這是什麼東西呢？」他心裏納悶着。

一個黑黝黝的四方影子，房不像房，樹不像樹，再仔細往下看，大個劉認出四個車輪子，這會才知道已經爬倒敵人的陣地去了，於是躡手躡腳的他們又悄悄的爬回自己的防線，在樹杈上，木桿上，房頂上，架好電線，帶着滿身泥水和快慰回到愛河車站。

### 三 打牡丹江

從拂曉開始攻擊，到現在已經五個鐘頭了，弟兄們一隊一隊的往前方增加，死的受傷的一車一車往往後防運，陣線始終沒有變動，劉快腿在車站上罵詈着，土娼姨太太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手裏卡着手槍也跟劉司令一樣咒罵着弟兄的沒有用。

『要是劉司令在前邊，這工夫不到橫道河子也到一面坡啦！』

『就是不到一面坡，也早坐上火車退到五站啦！』弟兄們譏諷着，蹙着嘴。

一個鐘頭，兩個鐘頭過去了，砲火越來越激烈，死的受傷的越來越多，劉司令忍不住了，帶着一團人衝了上去。

不到一個鐘頭，電話來了——

『第二營佔領了敵人的鐵甲車，沒有人會開，快派人來！』

『劉司令倒是能打，一上去就有進展。』

弟兄們的嘴角都裂到耳朵上去了，譏嘲漫罵都聽不見了，受傷的弟兄躺在站台上，呻吟聲也停止了。

不到半個鐘頭，電話又來了——



了！  
」

「媽啦個必的，叫你們快派人來，開車的人到啦，鐵甲車又叫××鬼子搶去  
下午兩點多鐘，敵方的援軍到了，開始向我們反攻。張總指揮同他的蹶腿參  
謀俯在地圖上，拿鉛筆畫着進軍的路線，桌上的電話鈴响起來。

「喂……呵？怎麼……」

「不行啦，我們得趕快退却……」

「一步不許退！死守牡丹江橋！」

「不行呵……我……我的弟兄快死光了……」

「死守江橋！死守退却就結果你！」張總指揮把電話放下不再理會他。

「噹啷……噹啷啷啷……」電話鈴又響起來。

「喂，誰？」

「我是劉司令……」

張總指揮把電話摔在棹面上，邁着下步在屋裏繞圈子，電話機還在那裏不停止的講話：

「不讓退却，老子拉出去抱山頭了！老子不幹這一份了……你們是人操的自己上來打打看……」（註三）

#### 四 張包拿着四個包米面餅子去了

自牡丹江失守後，義勇軍的範圍更小了，弟兄們鬧了一次武力索餉，張總指揮就丟下軍隊，丟下老百姓，一個人騎着大馬走出國境，繞道海參崴回他的老家享福去了。

宣傳部的趙鐸幾次想回家，走到半路上都被槍子追回來。鄒素寒變成了酒鬼，一喝醉就躺到鐵道上去睡。

五站的市民簡直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人人都走頭無路，大烟公開了，賭也公開了，戒嚴司令部在街頭用鋤刀鋤人了。

有一天警察忽然跑去找張包，張包逆到三道洞子。前面俄國，再不能向前走一步，後面是祖國，祖國也不能回來了，既不前進也不後退，留在三道洞子是要餓死的。爲什麼警察要找他呢？誰也猜不出這裏面的道理。

第二天張包派人來到電話局找大個劉，說快送點吃的給他。

大個劉同另外一個小朋友湊了一塊二角錢，又拿了四個包米面餅就要給張包送去。

出五站街沿着去海參崴的鐵道走，這他們是知道的，可是到了三道洞子，全是荒山，到那去找張包呢？

『我們唱歌吧。』小朋友忽然想起：『他聽見我們唱歌自然會曉得我們來了。』於是他們唱起歌來。

『起來吧！輾轉在鐵蹄下的中華民族……』

這歌聲漫過山坡，漫過樹木和河溝，在遠處飄蕩着。

『起來吧！……』

『拍……』山頂上一聲槍響，他們這才曉得已經到了俄境，很快的回頭就跑，剛跑了幾步，看見張包從旁邊的一個山頭上笑嘻嘻的下來。

他們把錢和包米面餅子一道交給張包，張包馬上吃了兩個，肚子不餓了，他

們就在山坡上坐着直談到天黑。

這天夜裏，張包離開三道洞子到寧安去了，他去參加王德林的隊，伍要在最近佔據寧安。

(註一) 打叭即放槍

(註二) 拉巴巴即投炸彈

(註三) 抱山頭上即上山作土匪

八月六日



## 戰地

舒  
羣

我們的大部隊從前綫退却下來，一個人一個人地零散了；漸漸地又一個人一個人地集起了我們二十幾個人。其中祇有兩個人相伴着，沒有離開過一刻；一個是劉平，另一個是姚中，他們兩個人比起我們來還都年青些，他們是幾年的同學，幾年的朋友，直到現在，沒有過一次的別離，不是他隨着他，便是他伴着他，他們互相地照顧着，彷彿是一對最有好感的弟兄。

題。

在前綫三四十里地以外，我們休息下來，要在幾分鐘內決定一個最大的問

「怎麼辦呢？」

——這就是說：我們是繼續抗敵呢？或是各自逃命去呢？

「怎麼辦呢？」

我們每個人都說着；却沒有一個人來回答。可是後邊敵人追逐着我們的流彈，不容許我們再多遲延一刻。

「我主張我們一直戰到死！」

劉平暴叫的聲音，幾乎衝破了他的喉嚨。姚中爲了擁護他的主張，伸出一隻拳頭來：

「贊成！」

於是我們每個人都贊成了。我們決定退到二三十里遠的黑嶺去。那裏有一條高起的山脊，森林，做我們的防地；並且有幾戶農家供給我們一些糧食。

春天了。

山間的小溪，河流，所有的水面都劃開了蛛網般的裂紋，一條交組着一條，一條橫斷着一條；其中沒有一條是完整的，挺直的，從一端可以望見另一端的；每條裂紋在太陽下漸漸地隔開了距離，湧出水絲來，淺淺的一層浮在冰面上，沒有遮住原有的裂痕。我們提高了韁繩，讓馬頭高揚着，望不見冰面；悄悄地從冰面上走過去。

田壟上，還沒有撒下種子，也沒有走過牛犁；我們仍沒有看哪裏是春天的景



色；所有的，也祇是很少的，野草的綠苗，突破了地面，一小叢一小叢地裹着一些沒花的蒲公英的小葉。

然而春天可怕的泥濘却滿了，阻塞了每條山路，荒草中的小徑，深下一寸，兩寸，有的竟有一尺；不管任何的地方，都是一樣難走。我們就是在那種難走的泥濘中騎着馬，馳奔着，從早晨快近黃昏了，沒有舒展一下我們的身體，也沒有吃飯；並且我們二十幾個人，每人的身上都有幾十斤的重量：一條毯子，一枝步槍，或是一枝馬槍，二三百粒的槍彈……另外還有一架輕機關槍揹在劉平的肩上，兩箱彈粒繫在姚中的馬鞍兩邊。

我鞭打一下馬股，追上了劉平與姚中，我問：

「你們累了吧？」

「不？」

我知道他們最好剛強，尤其是劉平；所以又向姚中說：

「彈箱太累了你。」

「不！」

「也累了馬啊！」

「不！」

我再向劉平說：

「換我揩機關槍吧！」

「不！」

「累壞了你！」

這好像卑視看他，欺辱了他，他比姚中更嚴厲地拒絕了我；雖然他終於是喘息了，頭上流着汗水。

敵人在追隨我們；流雲追隨着太陽西去了。太陽沒了，流雲留在天邊，由一條延開一片，染了一層新鮮的紅色，漸漸地淡沒了；可是敵人仍在追隨着我們。

地上的光色，由明亮已經轉到模糊，我們牢牢地探視着我們的去路。

馬蹄疲倦了，很難地從泥濘中拖出，一下一下地走着。這時候我們的馬鞭已經失掉了尊嚴。

突然姚中的馬倒了，他從馬鞍上滾落下來，臉孔恰好觸着了地面，塗滿了泥水；他用手摸擦幾下，才露出他的眼睛，鼻孔，滴着泥水的唇邊。

我們都停下了，等着他上馬。但是，馬安靜地躺在泥濘中；雖然他一面鞭抽着，

一面在嘎嚇：

「起來，起來！」

我看馬漸漸地伸直了四蹄，眼睛已經閉緊了；我說：

「完了，完了！」

他仍是鞭抽着馬都一動也不動。

「馬快死了！」

劉平說完，我又說：

「已經死了！」

我的話激起了他的憂鬱來：

「死了？」

劉平從馬上下來，他安慰着姚中：

「不要緊！」

「那我騎什麼？」

「你騎我的。」

「你呢？」

劉平想了想：

「我走路。」

他仍是留戀着他的馬，伸去一隻手來，貼住了馬鼻：

「也許還沒死吧？」

劉平給他指了一下背後，意思是說敵人近了。可是他繼續問着自己：

「也許還沒死吧？」

劉平突然從腰帶間抽出了匣槍，向馬頭放了一彈；然後他姚中問：

「你看看，還沒死嗎？」

姚中垂着頭默然了，從馬鞍上解下了彈箱，移到我的馬上來。

我們又繼續起我們未盡的路程，死馬漸漸地離我們遠了。劉平拖着自己的馬的韁繩，姚中隨在馬後；他們步行着，也並不比我們騎馬的人慢些。

黑嶺近了的時侯，敵人也追近了我們，好像就在我們的背後。彈粒從我們身變飛過着，一刻比一刻加緊起來。我們的馬鞭交響着，馬奔命地向前衝去。在我不注意中，看見我們的一個伙伴中了彈粒落下去；我立刻又聽見姚中說：

「救救他！」

「快跑吧！」

——這是劉平的回聲，我也聽見了。

我轉過頭來，看見他們兩人，落在我的背後，有七八步遠，兩人正在謙讓着一匹馬。我的兩隻手合攏起來，在唇邊做了號筒，向他們放高了聲音：

「快來，快來！」

敵人的影子在遠處張大着，我用手指指着：

「你們看！」

劉平向遠處注視了一下，從肩上脫下了輕機關槍，我跑回來解下了彈箱。他的伙伴都下了馬；所有馬的韁繩，分開交給兩個人手裏。我們各自揀了一塊地方躺下了。我，劉平，姚中，三個人是在一處，因為我們不十分熟練使用的緣故，他們

兩人看管輕機關槍，我整理着彈帶。並且這裏也不是我適當的戰地，完全是一片原野。

我們的輕機關槍響了，敵人的騎隊劃開了包圍我們的隊形；同時，也向我們射擊着。

「呀……呀！」

我們的一個伙伴中了槍彈叫了一聲。

高空中散開了層層的黑霧，還沒有完全黑下來；姚中正在描視的時候，他同樣地叫了一聲：

「呀……呀！」

他的頭落進泥水中去，前胸與後背，被槍彈穿透了一個細孔，流着血滴。



敵人近了。

我回轉了頭；我們的伙伴已經騎上馬了，奔開了。我的背後散開着兩匹馬，尋找牠們的主人——我與劉平。

劉平扯住了我的肩：

「逃吧！」

於是我拖起了彈箱；他拖拖姚中，又摸了一下輕機關槍；最後仍是措起了輕機關槍。他剛剛拋開了一隻腳，另一隻腳却留在原地——姚中的兩隻手握住了他的腳腕：

「劉平！」

「啊！」

「你要逃嗎？」

「啊！」

「我呢？」

「……」

「你讓我做俘虜嗎？」

「……」

「我們有再見的一天嗎？」

「我們永別了！」

——劉平從腰帶間抽出匣槍來，向姚中的頭上連續地開了四槍。

然後我們騎馬逃了。我的腦裏沒有忘記姚中的血跡模糊的面孔；雖然戰地

的驚恐在威脅着我。

漸漸地我們追上小張與老趙兩個落後的伙伴。

天黑了，月亮把我們的影子印在地上，像四個迷途的伙伴，互相地交換着眼色。

敵人追隨我們的流彈息下了，我們的馬蹄也減低了速度。漸漸地我們看見了黑嶺的近景：一條無邊際的山嶺，中間斷開了一條路口，很小的，補塞着一塊深灰的遠天。

當我們穿過着一條樺林的時候，我們彷彿誤入了可怕的地穴里；地下的積雪，還沒有化開，馬蹄踏下去，有着一種輕微的回響；四周盡是樺樹的樹幹，脫開了白皮，露着異色的斑痕，很多的一枝靠近着一枝，挺直着，直衝到天空，落盡了葉子

的樹枝，開散着，交叉着，把天面隔成了雜樣的碎塊，漏下了一縷一縷的月亮，照着我們的去路。

「他們哪去了？」

我們互相地問着，沒誰知道。

我們走出了樺林，一片林影遮蔽了我們；可是黑嶺的山口就在我們的面前了。

突然，我們聽見了兩處交換的槍聲；一處是山脊山我們伙伴的，一處是山外一二里地遠敵人的。

「快啊，快啊！」

劉平喊着。

但是山脊也被林影遮蔽着，我沒有看見伙伴的影子；所以我問他：

「他們在哪裏呢？」

「快啊，快啊！」

這時候山脊上的伙伴誤認了我們傳來了高聲的叫喊：

「敵人上來了！」

隨着向我們開放了幾槍，中在兩個人身上——小張與劉平。我們喊了：

「不是；是我們！」

那已經遲了，小張死了，劉平受了重傷；不過他還明白；可以說出他所要說的

話：

「你們去吧……去幫助他們守住黑嶺，哪管守住一夜也好啊，你們找點飯

吃好再逃啊，再打啊……你們兩人快把我身上的槍和子彈解下來，去吧！」

「你呢？」我問。

「你……你忘記了我吧！」

然而，我與老趙不允許他。我從背上解下了毯子，我們兩人每人扯住兩個毯角，拖着他。

在林影下，我看<sub>不</sub>見他變成了怎樣的面孔：是慘白，或是紅漲；祇聽他聽着：「放下我！」

兩處的槍聲更加激烈起來，並且敵方發出了砲彈，拖着<sub>一</sub>條火線，向山脊落去。

於是劉平在毯上，更加掙脫起來：

「你們去吧！」

我氣憤了，也嚴厲了：

「你要投降嗎？」

「不！」

「你要做敵人的俘虜嗎？」

「不！」

「那你想怎麼的？」

「我受傷了，完了……這種時候，我爲什麼要兩個人幫我一個已經沒有用處的呢？你們兩個人在鬥爭中不是很有用處的嗎？」

「這裏，不是容許我們救你的嗎？」

「救……忘記了我吧，總是免不了死。」

「你不是還沒有死嗎？我們怎能忘記你呢？如果是小張那樣我們就不救啦。也就忘記你啦。」

他手抖索了幾下，從胸脯摸到腰間；他囑咐着我：

「忘記了我吧……可不要忘記了我身上的槍和子彈！」

他說完了，很快地從腰帶間抽出了匣槍，向自己的頭上放了一彈。



當村中的炊烟收束了飄渺的踪跡的時候，西天上那一輪沉沉欲墜的夕陽已經快要投入山羣的懷抱中去了，紅的雲，紫的霞，緊緊地襯着落日，給暮色交織的天邊平添出無限的光彩，像一片片的巨葉，又有如一幅幅的彩綢。傍晚的微風從山口中竄了出來，掠過河面，飄過田園，悄悄地在村中擦拭着，無影無形，留給人

(一)



參事官下鄉

李輝英

間的只有輕飄飄的低沉的聲息；於是迎着暮色，黃狗在門口叫了幾聲，各自回到窩狗裏去躲着預備過夜了，還預備歇歇那疲乏了一整天的身子；鴨子們早離開河岸，一跛一跛地各自走進主人家裏的大門；等驢子叫了幾聲之後，那輕紗般的黑幕緊接着太陽的西沉在人世上拉開了，一層比一層厚，一刻比一刻重，一步步包圍着大地之上白日里殘留下來的餘光。這時候人們早吃完了晚飯，女人們收拾碗筷，孩子們摸到炕上去睡覺，男人們抽起旱烟，談論着田事上的得計和失意，而那烟鍋里「吃啦吃啦」的響聲，恰如替主人發抒日間不痛快的隱憂。廟裏面撞出來的深沉而又清幽的鐘聲，是易於使人神往的，還每每勾引起人們一些舊日已往的零碎的回憶。

小村子裏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種鬧聲了，靜靜地宛若一潭死水，天——黑了，

漸漸地愈黑愈濃了。

突然間從村西頭跑來一匹馬，馬蹄子有節奏地「得得」地響着，馬和騎士在黑暗中一閃一閃地撞動，這不免驚動了小村子的平靜。這晚時候還有誰來呢？人們期待着那愈來愈近的聲音，不一會馬跑到街面上，騎士跳下馬來，朝四處黑景望一望，隨即毫不猶豫地大聲喊了起來：「村長！村長！——長！誰是村長？」

聲音在暗黑的空中蕩漾着，有如一顆子彈打在一片上了鏽的行將腐爛了的洋鐵片上，那聲音既不清脆又不柔軟。立時地有幾家的狗狂吠起來，牠們覺查出這陌生而又急迫的喊聲有些異樣，就不自主地勾出牠們敵意的狂吠。那人沒有多作理會，似乎連喝住狗吠的餘裕都沒有，只顧照着老調喊着：「村長！村長！村——長！誰是村長？」

村長聽到了這稀奇的喊叫，知道一定別有事故，趕忙從烟榻上爬起來，衝出家門，三脚兩步地奔上前去，他爲的不使對方再加心急呼喊起見，就口不連聲地應答着：「我，我，我來了，我就是村長！哪一位喊我呀？有什麼公幹？」

喘起來了，身上冒起一陣熱，可到底是誰喊他呢？

「有事情，我是縣裏來的！」

一聽這話，村長就知道這是來了公事，這更不能怠慢，他加足最後的氣力跑到那人的面前，那地方前後左右已經黑漆漆地圍滿了一圈人，只聽別人說「村長來了！」他站穩了脚步，一邊喘着難以接續下去的氣息，一邊陪着笑臉說道：「我是村長，這位老總可有什麼公事吩咐麼？」

「告訴你，明天參事官下鄉，叫你預先設法招待招待。」

「是。」他這答覆恰如一個聽差的回他主人的回話，是維恭維謹的。他筆直地把他那副蒼老的身子豎立在黑暗之中，像一只無有知覺的木偶，屹然不動。

「縣長吩咐說不能大意，一定要好模好樣招待才行。」

「是，不會錯。」

「那麼我就回去了。」說完，一翻身就上了馬，說聲「再見」逕自去了。一條黑影，閃一閃就消失了踪跡。只剩下馬蹄聲愈遠愈小地響個不停。

自始至終，村長就沒有看清來人什麼樣，他只看出來那人穿的是一身軍裝，想來不至有什麼差錯，那麼他只有預備歡迎招待的事情了。而且參事官下鄉的事情，是他早有所聞的，諒來更不會有什麼假。好預備罷，他立時叫住衆人，說道：「你們方才也都聽到了吧？明天參事官到屯裏來訪查民情，這可不是小舉動，我們

要盡心招待，一家出五毛錢，明天一早我收齊，聽到了麼？」

「啊——」人們哄地一聲散開去了，那是有些不情願的意味。

當村長摸着黑路往家裏走着時，他的心裏添出一片歡喜，他爲什麼不歡喜呢，他既然可以和參事官在一起應酬，此外他還別有一種新進項，這不是對他兩全其美的好事麼？他樂得很，渾身上下彷彿添了無限的氣力，他要把這事趕快說給老伴聽。

像省裏其他各縣全有一個參事官一樣，這縣裏也有一個參事官，而這參事官在和別縣的參事官相同，也是一個所謂「友邦」的人士，究竟是爲的友邦人士而設置了參事官，還是參事官早就派定了必需友邦人士來作，可就不是一般小民所可知道的了。對於他，人們的論調約有兩種說法，頭一種是善意地擁護參

事官的作爲，和省方派遣參事官的道理相同，承認參事官是扶佐縣政的治理的要員，可是後來參事官的權勢不知怎的却高出縣長之上了，他大權獨攬，一意孤行，而成爲一般人所稱的「太上縣長」。另外則有人猜到參事官的來意一定不善，正如這一省以及這一角地帶被改變了顏色一樣，友邦們的盛情全是叫人無時無刻不懷疑的。所以他們被派下來參預縣政，那其中自不免存有別種野心，人們實不該忽略了他們的使命。

這位參事官來縣就任以後，的確作了幾件與民有益的善政，而使原來對他懷有好感的人們，愈因此對他存了一番希望，更在期待他以後多作幾番爲民造福的事業。頭一件打泡事田地的租金減了一成，少納田賦，誰不高興！第二樣修路政，從前有幾條通縣大道，顛簸不平，行走多不方便，現在修得平平坦坦，也有汽

車開了。還有第三樣，官民聯歡，——這舉動尤其是歷年以來所絕無僅有的，官員是有身分的人，從不接近民衆，而參事官竟然把各鄉紳士請去吃了一頓飯，彼此增進了不少親近的感情，這不是很難得的麼？就在那一次，我們的村長被邀到縣裏吃了一頓飯，至今在他的頭腦中還遺留着參事官的尊容。

因為參事官的聲名比縣長特別大，他的事業比縣長作得特別叫響，一般人對於他也就容易留下一些印象。

### (二)

這天早晨，村長起得特別早，挨家按門收好了錢，就備辦起飯食來，他還在一些紅紙條上寫些讚揚的字句歡迎着參事官。他知道那條子單有名字叫作標語，上次他進縣聽別人說過之後就記在心裏了，縣裏那回是貼得滿牆滿壁的孩子。



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村裏村外奔跑着，不住地問：「啥事呀？啥事呀？」而當大人們告訴他們說參事官下鄉的事情時，他們又不明瞭地問：「啥叫參事官？」參事官是啥樣人？」

這屯子裏的人，除了村長之外，還沒有第二個人認識××人的像貌，他們既然能夠強佔土地，另改國號，想來一定別有能力，別有與人不同的特點。憎恨××人的也罷，歡迎××人的也罷，全想藉此認識認識。這一天，人們全未下田去作活，是聽從了村長的命令，而預備隨時排隊歡迎來人的。在街裏的曠場上，這時就往來着一羣羣的男人，全在期待那一件事。村長的家裏正在作着八碟八碗席。過一會，他走到人羣面前，不着頭不着尾的說：「聽着，你們不准亂說話，說錯話讓參事官見怪！」

他早把自己的院落打掃得乾乾淨淨的，現騰出兩間房子預備給參事官住，他還故意朝別人賣弄自己的能幹，他說：「參事官能夠下鄉來，能夠到咱這荒僻的屯子，你們知道麼，全因為我上次在聯歡會上請下他來的，屯子裏多麼有臉面！大舉動啊！」

他把他的老伴和姑娘趕到後院去，女人家不該輕易見人，作大官的常常忌諱女人，這一來，他那懷着看一番熱鬧的十九歲姑娘只得不情願地放棄了打算，跟媽媽回後院躲起來了。

香火鞭炮預備好了，街道打掃乾淨了，大紅彩綢掛在街口，隨風飄揚着，滿天滿地撒出紅顏色，一切應辦的事情全算有了眉目，只待參事官大駕一到，這邊就焚香放炮來完成這歡迎的儀式，這一時的趙家屯無形中添了一番熱鬧。

奔着，忙着，只爲的迎接一個××官！

天氣清明，蒼天一色，那微溫的風毫不厭人，倒有如是爲人助興，這正是一個適宜迎接縣裏大員下鄉訪查的好日子。

村長的身上却在朝外悄悄冒着汗了，他太勞碌了，照顧家裏，照料街外，有大精力的人也不免要覺着吃累，何況他這脚步不利落上了年紀的人，身體並不強健，自然就有些難於支持，若不虧他多抽了幾口大煙，還當真應付不了呢。他的嗓子喊啞了，乾乾的阻碍着他的呼吸，就像在喉頭之上塞了一塊石頭。他依然忙得很起勁，一面不住時地喝着水濕潤他的喉籠。

人們聚在一塊竊竊私語，他們不大瞭解地說道：

「參事官下鄉是啥用意呢？他真的是來訪查民疾麼？」

「××人沒有好咀，口是心非，不知藏了多少壞路道。」

「別看他來縣之後作了幾件好事，那不一定是真心，他也許別有用意朝百姓買好呢。俗語不是說笑裏藏刀麼？」

可是也有人對這位參事官說着好話的，他們說：

「××人辦事真比咱們人好，說到哪裏就辦到哪裏。」

「××人不貪賊，不受賄，不講情面，辦事認真多難得呀。」

「縣長到任四年，沒有聽說下過一次鄉，參事官到任還不到一年，就下鄉來查訪民疾，不論真心假意全是難得呀。」

還有人是根本不滿意的，他們憤憤地說：

「說××人好？那麼咱這地方是誰佔了去的？哪一國用過外國官××兵把

咱們人不知殺了多少，沒有好貨呀。」

「張家屯前年一屯人全讓××兵機關槍掃射了，那是人作的事情麼！別忘記那回慘事罷，××人心夠狠了。」

「咱屯裏小禿子跟趙老三不就是因为那回嫌疑讓××兵抓去了，永不知下落了麼？××人真不好，是些心懷不良的壞蛋。」

只有村長一個人熱心，誠心誠意靜候參事官的光臨，他不時地重念着：「不許有的沒有的多說瞎話！不許多說瞎話！」

### (三)

直到正午時分，還不見縣裏的來人，這可使得村長有些焦急了——若是今天參事官不來，不是叫他白白化了錢，白白預備了飯食了麼。一次兩次地他騎着

驢子到屯外去縣的大道迎接着，一次兩次地空空跑了回來，他熱烈的心不免有些冷了下去，他看到別人談笑他的臉神，打心裏往外覺着難過，他的身上還時時發作着酸痛，但他不管這些，正像他爲了當村長不惜別人暗地咒罵一樣，他全要忍耐着，他相信參事官一定不會失信，至於來早來晚，却是誰也不能保準，因爲大官的行踪向來是不定的。

等縣裏的報馬跑到村裏來時，那已經是午後三點鐘時的事情了，於是，參事官卽到的消息，宛若晴空中響了一聲霹靂，在村中震蕩着。男人們聽從村長的命令，來參預這個盛會。過一會，馬車的影子在村邊出現了，前後全有十幾匹馬隊衛護着，馬蹄子，車輪子捲起一簇簇的塵土，就如一團旋風，飄到半空中去。村長這邊帶領村人迎了出去，鞭炮聲在這時響了起來，散出一團團的烟霧，籠罩着參事官

歡笑着的臉，他直在搖手，有如會見了久別重逢的故鄉。他下榻在村長家裏，於是村長家裏添出另外一副神氣，門裏門外散佈着崗位，閑亂雜人不准出入，村長就覺得自己的家門增加了無限的光輝。

傍晚時，參事官招集村人訓話，地方就在關帝廟裏。院外，派好了崗位，院內，他和村長站在大殿上，他手裏端着一枝手槍，兩眼炯炯有光，朝四外掃射了一遍。

太陽沉在雲霞之外，漸漸逼近遠處的山頭了，過一會，就要黑天。晚霞在山牆上映出閃爍不定的光芒，把人們的眼睛弄花了。

「諸位鄉老，」參事官開口了，他彷彿沒有留意天將黑下的事情，「我今天到貴屯來，覺得非常榮幸，而今天又能和諸位共首談話，更爲難得。今天我要說的話，約有兩點：頭一樣，你們應該好好替國家作順民，不可心生叛亂之念，人人好好

過日子，安居樂業，天下就可以太平了。這話懂麼？第二樣，你們切不要忘記我們友邦的盛情，沒有我們捨死幫忙，你們的國政萬萬不會改變，你們只有久困在匪治之下遭受災難了。我們國人不惜犧牲一切，專力保護你們國家，因為彼此是一家。人。×「滿」一體，這話一點也不錯，兩者一有分離，彼此全要吃虧。」說到這裏，他摸摸八字鬚，改變了話頭說道：「可是你們之中若有人心懷不良，有意為非作反，一經本官查出，一定重懲不赦。張家屯的叛亂行為你們知道是怎樣解決的麼？那就是好例。不守分，去搗亂，抓住就槍斃！」他把持槍的手搖了幾搖，彷彿面前就是不穩的人民，而他特地舉槍鎮壓着似的。他一面說道：「你們看，這東西專找叛國匪徒治罪。至於你們良民們，官家要隨時獎勵，這次我就帶來了獎品。」他從褲袋中掏出一面小牌子來，「這是良民證，每家分發一面，保證你們是良民，以後再有



匪亂就牽連不到你們的身上。這是本官的好意，你們不能忘記這種盛情。此外，本官還有一種獎勵出力人員的辦法，就是你們之中如有人知道叛國匪徒，到我這裏報告，我不僅治叛徒的罪，還要特別嘉獎報信人。這是有功得賞的公平辦法。」他的話說得真切流利，一點××味沒有，簡直叫人想不到這是從一個××人口中說出來的中國話。人們警服他的口才，真以為他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了。××人和中國人原是長得沒有大差別的。他們也沒有什麼特點，不過作事厲害一些就是了。

「我們這講王道主義的國家，」參事官又開口了，「一定要作到王道樂土的地步，到那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老百姓可真幸福。每個老百姓知道守法，不作逾規邪事那就行了。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你們該特別留意才是。」

隨後，他吩咐馬便在殿裏殿外貼出紅紅綠綠的標語，他領頭念誦着，叫殿下的人們跟着他喊：

「舉發反『滿』抗×的奸黨！」

「澄清鄉間的匪徒！」

「惟王道主義政治可以造成王道樂土！」

「王道樂土之人民乃世界最幸福之人民！」

「王道主義萬歲！」

「×『滿』協會共存共榮維持東亞和平！」

「感謝友邦幫同建國的盛情！」

「大××帝國萬歲！」

「大『滿州國』萬歲！」

把事情一一作完之後，村長的兩腿已然站得又酸又痛的了，他伴着參事官步履爲難地走下台階，可是他却未忘記他的假獻殷勤，他問道：「你老累不累？說了很多的話了，大人。」當他走在馬隊的中間時，真覺得他也是一個參事官而忘去了自己身上的酸痛。

天黑下來，晚鐘響了。

（四）

參事官沒有吃村長爲他特備的晚飯，這使村長非常掃興。參事官自己帶來了飯食，用小木盒裝置好的，有飯有菜看來很方便，那一雙小筷子又精巧又潔白，叫他這半老的不務浮華的老村長也望着有些愛慕起來了。

「不是不吃，是我吃不慣你們的飯食，」參事官聲明道，「村長先生，我敬謝你的盛意。」

「是，是，一國一個吃法，」村長說完，就把那豐富的酒席款待馬弁們了。這一羣人在縣裏時吃的是最壞的伙食，平常也喝不到酒，這一來真有如過了佳節吃盛筵了。人人全是很歡快的。

村長把幾盞大吊燈完全點上，屋裏屋外照得通亮，隨後他就和參事官談起閑話。先是彼此問詢着鄉土人情，而參事官特別問詢的是當地的治亂和興衰一般情形，以及人民對於官府的見地等等，談到後來，似乎全變成了熟友，無須在字句之間加意客氣了，村長就把昨夜想到的事情終於硬着頭皮提了出來。他笑着說：「參事官大人，不才雖然學疏才淺，但頗願盡個人能力為社會服務，以後縣中

如有何種需要，只要大人肯予提拔，給以機會，無不樂從以效犬馬之勞，大人不至見笑罷？」

「哪裏，哪裏，縣裏處處全需要人才，以後有機會要專函聘請的。」參事官答道。「最近縣裏要成立一個紳董會，聘請各區紳董常川駐縣，協助縣政，指示應行改善之劣績，那時一定請你屈就一席。」

「不敢，不敢。」村長樂不可支地謙遜着，却止不住問道：「要何時組織成立？這倒是正當事業，足見大人愛護子的民周到。」

「我這番回縣之後就着手辦理，爲期不遠。」他說到這裏，忽然像想起來一件大事似地改變了話頭說：「可是你們今後一定別忽略那件需要工作，就是隨時留意不良的奸人，報告縣理好拘捕法辦，這種人存在一日，國家社會不能太平。」

一日。」

「是，是，這事情其實是民子們自己的事情，自當格外努力。」

話說到這裏，讓一個進屋來的勤務打斷了話語，他是報告參事官一件案子：一個弟兄喝醉酒，闖入民家調戲婦女，那婦人現在門外拉着那醉漢喊冤告狀，等候發落。

「有這樣事？」參事官跳起來，憤憤地瞪直了兩隻眼睛，「去，把那壞蛋擲出去槍斃！」

「有這樣事？」村長暗暗忖念着，却沒有說出口。

參事官把那受辱的婦人招進來，深加安慰，然後送她五塊老頭票報償她精神上的虛驚和損失。向外響了兩下清脆的槍聲，一條人命在黑暗中結束了，村長

一想到那死屍躺在自己的門前，不免有些可怕，渾身上下嚇得抖動起來。

「辦事情一定要依法辦理，這樣才能有好的政績。」參事官把那婦人親自送出門口時，自言自語地說。

第二天村長起了個絕大的早，因為參事官趕早登車到別處去，他早起爲的要預備送行。他把村民都集在街上了，要作個歡送表示，可是直待太陽高高地冒出頭顱來時，還不見參事官的大駕起程，向勤務兵，才知道參事官還正在高枕甜睡呢。就在這時，他忽然發現到自己的馬褂已然沾污了好幾個油點，送大官似乎有些不合適，反之他該另外換上一件新鮮的。他隨即拉開後屋的房門走了進去，打算管老伴另討一件。就在這時，一件意外的事情，闖入他的眼內了，他幾乎要叫起來，可是他終於狠心地忍耐下去了，而在這時，參事官走到他的面前，一邊打

着呵欠，一邊拍着他的肩頭說：「謝謝你的盛意。」他走出去了，姑娘的臉紅得像一片雲。

參事官坐上馬車登程了，村長懷着滿腔愁惱送出屯去，他的眼睛發花了，他的耳朵也聽不見別種聲音，他的頭腦中緊盤旋着一件事，那就是「恥辱。」若不是上了年紀，他這時真想老老實實地痛哭一場。





## 九月的瀋陽

黑丁

這是值得紀念的一段偉壯的事件。

渾河的水，平穩地流着。沿岸的郊野展開了一片豐盛的碧綠的彩色，高粱，樹林，草叢，和野花，在微風裏搖搖擺擺地活躍着。

已經是八月了，八月的郊野是一個不死的燃燒着火焰的世界。沒有寂靜，沒有悲哀，到處流盪着瘋狂一般的高亢的歌聲。村落早就變成荒涼的燎原了。苦難

的人們終日在無家的蔽天的茂林裏鑽動，鑽動。

從渾河岸瞭望着，瀋陽的古老城頭，猶似塗上一層黑墨；却高高地矗立着。在八月，在如火一般的八月，這城市是愁悶了，懦弱的灰影籠罩着它的週邊，漸漸地它像一個老人失去了生命的健康了。

人們沒有忘記這被稱爲王道的樂土！

是樂土嗎？然而，一條街，一片廣場，一個城角，甚或一個黑暗的處所，那都是被不平靜的風聲佔據了。

城樓，大街，小巷，「友軍」開始出動了。

報紙用着炫眼的標題在宣揚了：

九月瞬將到來

本城治安無虞

離城三十公里以內

高粱限期一律收割

.....

.....

於是，四城的邊門外，周圍在掘着一條連接的深闊的溝壕，這城是被圈起來了。在溝壕的岸，又是滿裝着叢密的電網。

「友軍」在想着絕妙的方法來征服郊野了：坦克車，大炮，機關槍，交互地一齊向外推開去。不知從那裏被抓來的一堆衆多的人羣，就在「友軍」的「光榮的保護」之下，竟馴服地握着鑷刀，鋸，斧子之類的東西，在清除這郊野的障礙。

郊野是變做乾枯，平曠了。渾河如一條飢餓的蟲，還是平穩地流着。

無論是陰天，雨天，或是太陽照耀着的時候，遼闊的漫空，是飛騰着結隊的飛機，一片一片的鮮艷的紙張在激撒，飄舞。那不用說是在表白着「善鄰」的「偉大」的功績了！

夜沉鬱地來了，但天空沒有斷絕响動的騷聲，在滿天星光閃灼之下，那嗚然的鳴叫幾乎要把星星都震盪得墮落下地來了。紅色的，綠色的，幾道刺眼的火線是起起落落，跳跳躍躍。那蜻蜓影似的模糊的黑怪物，排列着做着夜遊的陣線了。這樂土終究是一個動亂的場面。

九月來了。

這簡直是萬枝的毒箭刺穿着這城市的內心。「友軍」瘋野地奔忙了，在任

何一個地方，都有他們的踪跡活動着。

報紙，牆頭，現着一種高潮的熱鬧：慶祝九一八。

但，每一個時間，每一個夜晚，那槍聲却衝破了寂寞斷斷續續地响着，驚動着人的耳目，流彈直向遠野飛奔而去了。

這樣，「九一八」終於在「友軍」的狂歡的慶祝之下，而被視為平安地過去。

然而，不久，當九月還沒有逝去的一個淒冷的雨夜，一種巨大的力量，有如狂流的決堤，勇敢地朝着這城橫衝直撞地迫近來了。

大隊來自渾河的東邊，大南關起着應擊的無休止的機關槍聲，大炮衝着無邊的黑暗轟然地叫鳴。瀋陽是不安了。街市的燈光熄滅了。大西關張着黑洞洞的

大口往外吐着奔跳的汽車，那車上全是坐滿了××人，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也有少的。這樣，一輛一輛地開足馬力，沒有制止地用着迅速的步伐，直朝着大西邊門那一條大街奔跳。鑽出大西邊門外去，再轉過馬路灣，於是，拉着吼聲，一輛一輛地便消逝在日本站。

大南邊門外的電網是被折斷了。人影在黑暗中，散列開，掩沒在牆角上，路溝裏，或是樹幹上。

「友軍」的槍炮雜亂地响着。但外邊每當放過一次槍，便是一陣過度的沉默，這像在等待着什麼似的，再就不會輕易把一粒子彈掃射出去。有時，「啪」地一聲，可是隨着這聲音，人影鎮靜地用着熟練的姿式却很快地移向別的地方去了。及至「友軍」蜂擁追趕上來，映在他們眼前的是一片空虛的黑暗在加緊地

包圍着。不是勝利。沒有俘虜，也沒有戰利品。

希望在雨滴裏發着慘笑。

「友軍」終於不能支持地退到大南邊門裏，他們又堅固了陣線。

左邊，右邊，前邊，那槍彈像鬼出神沒地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友軍」有的就如同疲累了要歇息一般地仆躺在地上。

天陰黑得厲害，雨毫沒有一點停止的意思。在每一個「友軍」的眼睛裏，却始終看不見一個向他射擊的人影。只能聽着粗野的喊聲混雜在雨滴裏打抖：

——瀋陽的民衆，不願做奴隸一齊起來！

——大家安心的睡覺，不要驚恐！我們不會動槍的，我們是要來收回我們的瀋陽！

——東北是我們的呵！

——上前！上前！我們不要打白箍帽子（一）白箍帽子是我們的同志。

……

聲音停頓了，接着是一陣沉重的跑步踏着泥濘的街道向裏推進着。

靠街道的一道矮的土牆頂上，那裏蹲着三個人影，忽然，在他們三個人之中，竟有一個伸直了頸頸子，瞪着眼睛，聚精會神地向一個牆角的左邊一張望，把槍一伸，可就描着準朝着正掩藏在街道旁邊的一棵樹跟前的一個「友軍」的兵士痛快地放了一槍，這樣，那個「友軍」的兵士，猛可地把身子一歪斜，一點沒有聲息地橫臥在樹底下。他們三個人從土牆上跳下來，奔着步，就迫近了那個死者的「友軍」的兵士的身邊。他們把他身上所佩帶的武器全般地卸下來，那知他



們正在往前推進的時候，一聲輕微的呼喊突然間從他們其中的一個人的喉嚨裏透出來：

「呵呀，不好了……我……」說着，一把抓着靠在他身旁的一個同志，於是，他的一條左腿便顫抖抖地抬了起來。

「那裏？那裏？」那個被抓着的同志焦急地問。

「大腿上。」

「走，我背你往北走！」第三個同志說。

前邊槍聲緊密地响着。而且有脚步像潮水一般地朝着他們三個人推擁過來。

那個受傷的同志，被他的一個同志背起來，三個人便沿着牆底下向一條黑

暗的深巷裏跑着。

在深巷裏。他們站下了。那個受傷的同志躺在一家門樓底下，他的兩個同志摸索着解開綑在他腿上的裹腿，便給他紮着流血的傷口。這時，流彈飛過了他們的面前，「友軍」又迫進深巷來了。然而，他們並沒有懼怕的想像，火燃燒着他們的心，他們雄壯地站立着，依靠在門樓子的角隅上。他們的槍飢餓了。他們蹲下去，用着銳利的眼光向外搜巡。

「他們四個人呀。」

「回他們幾槍！」

「走衝上去！」

巷戰開始了。然而槍聲沉啞了。一片刺刀的交響，猛烈地抖擻着。

大南關的門緊閉着又開開了，「友軍」的長官和警察局長坐着一輛汽車從城裏奔來。汽車停在一條胡同頭，「友軍」的長官去指揮戰略去了。警察局長被一架機關槍掩護着，站在一個牆角上大聲叫着，喊着。在這種緊張的空氣中，忽然有一個警察嘶破了喉嚨似的這樣喊。

——弟兄們！我們的槍口要朝外！（二）

警察興奮地在「友軍」的陣線裏衝動着，他們却放肆地放着槍，每每當「友軍」不注意時，他們的槍彈都飄向空中去了。有時，他們竟故意地做出可笑的玩藝來，於是，「友軍」的兵士一個一個的暈迷地仆倒在地上。

意外的，有兩個人影，蠕動着從警察局長站着的牆角的左邊一條胡同裏輕悄悄地走出來。他倆個停下脚步，搖動着臉子左右環顧了一週，一種按捺不住的

情緒刺痛了他倆個的心，立刻，他倆個像兩隻咆哮的野獸，一個朝着警察局長撲去；一個用手槍在那個把持着一架機關槍的衛兵的後腦上一觸，那衛兵應聲便臥倒在機關槍旁邊，這樣，機關槍響起來了。

警察局長狂呼着，連蹦帶跳地逃脫了，他中了一手槍，他被迎面趕來的一友軍」的鋼炮隊援救出去了。

——混蛋！你逃了！徼倖你的狗命！

罵着，罵着，他倆個把持着新從敵人手裏得來的一架機關槍，却勇敢地向前突擊着。

這時，小河沿也起着劇烈的槍聲了。萬泉園，黃土坑，大東邊門外，沿着兵工廠，一左一右全充滿了肉搏的聲音。

東塔，冲天的火光照紅了九月的潘陽，廣大的飛機場與十幾架飛機是被焚燬了。

在黎明之前，紅袖隊（三）排着行列，脫離了鐵的羈絆，唱着進行曲，偉壯地向大野奔去了。

（一） 白箍帽子，是指警察。

（二） 這是一句反語，意思是說，把槍口朝着侵略我們的敵人放。

（三） 這是漢奸于芷山的軍隊，因為袖子上有兩道紅條，所以人家都叫他們紅袖隊。

吳  
昌  
碩  
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1074B

918

\$0.15